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白孔六帖卷三十九

唐白居易原本  
宋孔傳續撰

表奏一

對見二

對問三

諫諍四

表奏一

白上聞

上言上陳

白奏

青蒲

伏青蒲奏事

起草字誤

漢石建為郎中今奏

事事下建讀之驚曰馬與尾章奏漢陳湯字子公常受五令乃四不足一獲譴死也

此削藁

漢孔光時有

持被覆之

後漢馮豹字仲文為尚書郎忠勤不懈每奏事

未報嘗俯伏省閣或從昏至明肅宗聞而嘉之使黃門持被覆豹教令勿驚之

削本草

後漢樊宏靡卿

所上便宜及陳得失

毀草

後漢皇甫嵩義真前後上表陳諫有損益者五百餘事皆

手書毀草不

焚草

魏志荀彧文若以書陳事臨薨焚其草故奇策密謀不得盡聞也

魏志陳羣長文密陳得失每上封事

又

晉羊祜叔子嘉

草故世莫私竊其草

漢師丹仲公議改幣丹使吏書奏

事行道持其

漢汲黯

字長孺奏事上時在武帳不冠見

敬憚

敗章

吳志太史慈字子義任郡曹吏與州有隙曲直未分以先聞者為善時州章已去郡曹恐

後之求可使者慈年二十一以選行晨夜取道到洛陽城詣公車門州吏始未慈謂曰章題得無誤乎取視之

因以刀截敗之州史大呼曰敗我章慈將至車門與語曰向君不以章相與吾亦無因得敗之是為吉凶禍福

等耳吾不獨受罪若默然俱去可以存易亡吏周禮宰

夫以諸臣之復萬人之逆注逆反迎受王命復謂朝廷

御僕吏之逆條對急變聞事魏相奏去副封以

萬人之復事急去副封防壅蔽副封謂副

本也以所上事一本壅於上聞程奏巧為奏自

與尚書謂之副封

決露草疏舉草章草奏不及奏蕭何守關中

即以便宜太守請自奏事漢京房出為太山太守奏請

初許之房論石顯五鹿充宗而上封事曰辛巳霧氣復乘太陽侵已邠庚辰間必有隔絕臣不能乘傳奏事也

聽之怠倦

馬援善談說每奏事上聽之而怠倦也

露章

漢何武君公遷揚州刺史所舉奏千

石必先露章服罪者為虧除免之其不伏者極法奏之

矜伐

却詵對晉武帝曰臣舉賢良對策第一猶

桂林一枝崑山片玉侍中為定奏章

丞相玄成言朱雲暴虐雲上疏自訟

陳咸為議所奏事

趙充國翁孫每奏事上輒下其奏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

什孔焚藁

高士庶奏議未嘗不削藁

戴胄所教奏時政得失咸有可觀奏

已即削葉焚馬周疾甚取所上章奏悉焚之曰管

作章

攬筆而具

蘇味道史部侍郎裴行儉才之會征突厥引管書記裴居道為左金吾衛將軍備味道引

章攬筆而具  
開徹清密  
削諸武封  
本義為中書舍人  
宗時武封  
思用事敬暉欲上表削諸武封

王者眾畏三思不敢為  
數上書勸帝願無輕敵久事外

夷房元  
上封者欲加譙黜  
魏徵時上封者眾或不切事  
帝厭之欲加譙黜徵曰古者

立謗木欲聞已過封事其謗木之遺乎陛下思聞得失  
當恣其所陳言而是乎為朝廷之益非乎無損於政帝

悅皆勞  
論事先白長官  
顏真御時元載多引私黨畏羣  
遣之  
臣論奏乃給帝曰羣臣奏事皆

挾讒毀請每論事先白長官真卿上疏云陛下  
閱見止於數人耳目天下之士方鉗口結舌  
草遺奏

今狐楚鄭僊繼鎮大原引掌書記至判官德宗喜文每  
省大原奏必能辨楚所為數稱之僭暴死不及占後事

軍大謹將為亂夜十數騎挺刃邀取楚使卓遺奏諸將  
圍視楚色不變秉筆輒就以徧示士皆感泣一軍乃安

由是名益重疾甚自力為奏謝天子其為文於牋奏制令尤善每一篇成人皆傳誦

疾甚自力為奏謝天子其為文於牋奏制令尤善每一篇成人皆傳誦

可助我成之其大要以甘露事誅譴者衆請霽威普見

照洗辭皆曲盡奏議待羣署乃得上崔羣數陳諫言憲宗嘉納因詔學士

凡奏議待羣署乃得上羣以禁密之言人當自陳一為

故事後或有惡直醜正則它學士不得上言矣固辭見

羣本頗用古言鄭餘慶奏議頗用古言如仰給縣官馬萬蹄有司不曉何等語人嘗其不適時

無遺奏裴度莞帝怪無遺奏勅家人索草奏皆意所不

及張嘉真補平鄉尉坐事免長安中御史張循憲使河

對試命草奏皆意所未及它日武后以官讓疊署二封李澄

為能循憲對皆嘉真所為因請以官讓疊署二封李澄

章必疊署二封腕可斷表不可為黃巢據荆南脅李迢

士大夫笑其野腕可斷表不可為草表報天子迢曰吾

腕可斷而表不置書左右裴耀卿為濟州刺史會天子

可為巢怒殺之東巡帝謂張說曰裴耀卿上

書數百言至曰人或重擾則不足以告遺表願真卿李

成朕置書左右以自戒此其愛人也希烈拘送

真卿蔡州真卿度囊封奏事韓全誨張彥宏及彥弼合

必死乃作遺表勢恣暴中官倚以自驕帝

不平有斥逐者皆不肯行徹固請盡誅之全誨批監軍

彥宏見帝祈哀帝知左右漏言始詔囊封奏事批監軍

表梁守謙為院使見錢徽批監軍表表責太重

語簡約嘆曰一字不可益邪街之于頔誣

刺史元洪朝廷不欲重違為流端州命中人護送至言言

秦陽頓遣兵劫洪還拘之表責洪太重改吉州刺史言

甚淺鄙司空頰張彥之亂命判官王正言草奏詆斥梁

君臣正言素不能文辭又為兵刃所追流汗浹



背不能下筆彥怒推正言下榻詔曰鈍漢辱我顧書吏問誰可草奏者即言頌羅王時書記乃馳騎召之頌辭兵劫其衣以敝服蔽形而至見彥長揖神氣自若揮筆成文而言甚淺鄙彥以其易曉甚喜即給以衣服僕馬遂以為德倫判官後

帝狩奉天李懷光率所部犇命李

權軍府事五代史  
光帝狩奉天李懷光率所部犇命將抵奉天前遣裨將詔以蠟韜表隨賊攻城叩壘呼曰吾朔方使也繼而上比登身被數十矢帝被圍急聞之

剗肝以為紙漉血以

喜即持詔大號城上人心乃安  
書辭 歸彭城我欲進短策無由至丹墀剗肝以為紙漉血以書辭上言陳克舜下言引龍變言詞多感激

文字少葳蕤一讀已自怪再尋良自疑食芹雖  
云美獻御固已癡絨封在骨髓耿耿空自竒 明朝有

封事 杜宿左省明朝有為今體章奏 李商隱能為古文  
封事數問夜如何為今體章奏 不喜偶對從事令

孤楚蕃能章奏遂以其事授商隱自是始  
為今體章奏博學強記下筆不能自休  
兩章對秋月

一字階華星

杜甫同元使君春陵行兩章對秋月  
一草

奏七卷

唐權德輿陸宣公翰苑集序潤色之餘論思獻納軍國利害巨細必陳則有草奏七卷覽公之

奏則知公  
之為臣也  
寫宣

王起帝嘗以疑事令使者口質起具榜子附使者上凡成十篇號曰寫宣本傳

陳事者悉上封

太宗本紀貞觀元年五月癸丑勅中書令侍中朝堂受訟辭有陳事者悉上封

對見二

白晝日三接

揚于王庭

書思對命

禮史進象笏

對揚天

子休命

造辟而言

辟君

詭辭而出

穀梁

造膝

諫不可

書傳史范天威不違顏咫尺傳龍顏君名謂上為

君

漢夏侯勝質朴守正簡易無威儀見時謂衣褐見漢

將軍與妻敬解衣敬曰衣

延問進讀羣書班游於約背

漢公孫宏嘗與公卿議至上前更背之汲

忘食張湯每

天子日旰食丞相充位

庭詰汲黯庭詰公孫敷奏書有

度漢霍光子孟每出入長者之言後漢詔問光祿勳劉

滅火後守宏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此琨應諾魏

楚為隴西太守以功封侯引上殿不習朝覲被詔登不

知儀式帝今侍臣滿中贊引呼隴西太守前楚當言唯

不覺大應諾有疾魏志鍾繇元常有疾拜起不得時華

帝笑勞免之歆亦以高年疾病朝見皆便載輿虎

責與上殿就坐自是醉睡後漢劉寬文饒每引見帝今

三公有疾以為故事醉睡寬講經寬嘗於坐被酒睡伏

帝問太尉醉耶寬對曰臣下不醉後漢馬武子張

敢醉但任大責重憂心如醉也醉面折為人嗜酒濶達

敢言時醉在御前面折同列言盤辟雅拜漢何武舉方

其長短帝故縱之以為樂也言盤辟雅拜正士名見盤

辟雅拜有漏洩夏侯勝常見出道上語上聞讓勝勝曰

司劾失舉漏洩陛下所言善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

今見誦臣以為堯言注見上孔見內殿以簾自障張嘉真

可傳故傳之也嘉真見內殿以簾自障嘉真儀止秀偉奏對倂倂后異

嘉真見內殿以簾自障嘉真儀止秀偉奏對倂倂后異

之因請曰臣草茅之人未覩朝廷儀陛下過聽引對禁

近今天威咫尺若闕雲霧恐君臣之道有神氣爽徹占

未盡也后曰善詔上簾引拜監察御史

欽定四庫全書

白孔六帖

對有序

見源乾曜自梁州都督名踰月不得見宗室巨守

安祿山陷東京玄宗方擇將師張垧言巨有謀可屬大事名至京師楊國忠忌之謂人曰小兒詎可使對天子

踰月不得見帝知之召入禁中對合旨帝大悅勅宰相與語久不得罷外官奏事顏色不

接間因所短詰其細過魏徵陳十漸在貞觀初遇下有禮厚情上達今外官奏事顏色

不接間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忠下有所陳當不時上

李遜故事天子以時日聽政對羣臣遜奏陛下求治而

者幾何憲雙日開延英張茂昭為節度使至京師陳

宗悅從之昂武后奇其才名見金華殿子昂貌柔母拜宗立名拜

野少威儀而占對慷慨擢麟臺正字

門下侍郎數月足病不任謂俾對便殿母拜右補闕王  
譜奏言敏中病四月陛下坐朝與他宰相語不三刻安

暇論天 詔延英坐日許百司長官二員言闕失謂之巡

對薛珣為京兆尹是時韋彤為萬年令珣使彤禁衛責  
民苦之德宗怒奪珣彤俸帝疑下情不達因詔延英

坐日許百司長官二員對以軍務對者見不以時陸贄帝又  
負言闕失謂之巡對

於今者贄勸帝羣臣參日使極言得失若以軍務對者  
見不以時聽納無倦魚天下之智以為聰明帝曰朕豈

不推誠然顧上封者惟議斥人短長類非忠直往謂君  
臣一體故推不疑至憚人責為威福今茲之禍推誠之

敬不待日召見張建封貞元四年拜徐泗濠節度使  
十三年來朝帝不待日召見延英殿欲

一識卿面張萬福大歷三年召見代宗曰欲一識卿面  
且將以許杲累卿萬福辭謝因前曰陛下以

一許果名臣如河北諸將叛欲屬何人帝笑曰姑為御  
我了果事且當大事乃拜和州刺史兼行營防禦使御

小延英名對苗晉卿拜侍中時年老蹇甚乞間日入政  
事堂帝優之為御小延英名對宰相對小

延英始始見軒陛元結史思明攻河陽帝將幸河東名  
結詣京師問所欲言結自以始見軒

陸拘忌諱恐言不悉五刻罷李吉甫還東政入  
情乃上時議三篇對延英凡五刻罷與六學

士對便殿柳公權嘗與六  
學士對便殿諭遣陳京帝疑京為忌者中  
傷中人問賚相繼後對

延英帝諭遣京沮駭當時上紫殿不獨卿相尊杜甫往  
走出罷為秘書少監

后臨軒御乾坤多事盡儒冠墨客百官以次轉對李  
謂雲屯當時上紫殿不獨卿相尊

又建言入閣有侍制次對官論事而內殿起居一時而  
退欲有言者無由自陳非所以數見羣臣之意也明宗

乃詔起居日有言事許出行自陳又  
不以時請對盧文

名百官以次轉對五代史五十四

時天下多事廢帝數以責文紀文紀因請罷五日起居  
復唐故事開延英與得從容奏議天下事廢帝以謂五

日起居明宗所以見羣臣也不可罷而使殿論事可以  
從容何必延英因詔宰相有事不以時詣閣門請對五

代史五 迎謁于道崔渙出為巴西太守玄宗西狩迎謁  
于道帝見召奏以為明治體恨得之

晚 每延英對宰臣率漏下十一刻文宗即位銳意於治  
每延英對宰臣率漏

下十一刻本贊輟朝放朝皆用雙日唐制天子以雙日視朝乃  
命輟朝放朝皆用雙日

氣息平均宣宗坐朝次對官趨至必待氣息平均然後  
問事今孤絢擬李遠為杭州上曰常聞李遠

詩長日惟銷一局茶豈可臨郡哉對曰詩詔書引上殿  
人之言託此為高興未必實然幽閑鼓吹詩詔書引上殿



今第草中來蒼然請論事詔書引親望穆穆之光  
韓愈  
上殿奮舌動天意杜甫送從弟亞  
詩序曰與羣臣序立紫  
宸殿下親望穆穆之光

對問三

白下問上陳清問

不希旨苟合

漢孔光子夏習漢制上有所問據經而對不希

旨苟合或不從不疆爭據經以對蜀志譙周允南雖不時有所言輒削藁草

訪大議輒咨訪吳志闕德澤潤每朝廷大據經以對議經典所疑輒咨訪之孔不能對竇

玄贊圖封禪帝次濮陽問古謂帝印德失旨崔湜帝將玄不能對許敬宗具道其然帝稱善誅蕭至忠

等名湜示腹心弟澄諫曰上有所問謹無隱辯對益詳湜不從及見對問失旨至忠等誅湜徒嶺外

程名振轉洛州刺史太宗征遼東召問方畧不合旨帝勃然詰之名振辯對益詳帝意解謂左右曰房玄齡常在朕前見朕嗔餘人色不能主名振生早每召與語雖未識我一旦諫讓而辭吐不屈真奇士哉

甚倦徙倚軒檻猶數刻罷

章思謙高宗賢之每召與語雖甚倦徙倚軒檻猶數刻罷

陳治亂所宜

王及善擢魏州刺史武后因延問外事陸

方同平章事后常問外事對曰臣備位宰相大事當白奏民間碎務不敢以聞選縣令詔問所

以安人者

韋濟調郵成今或言吏部選縣令非其人既衆謝有詔問所以安人者對凡百人惟濟居

第一問家世及年

溫造人天子愛其才問造家世及年對曰臣五世祖大雅外五世祖李績臣

犬馬之齒三十有五帝奇之

昏繆失對實誕太宗與講天下事李絳嘗盛

夏對延英帝汗浹衣絳欲趨出帝曰朕官中所延英奏對惟宦官女子欲與御講天下事乃甚樂也

事五六刻乃罷章渠年為諫議大夫每延英奏對雖大臣率漏下二三刻渠年每奏事輒五六

刻乃罷天雖數十事未嘗書于笏王播善占奏雖數十事未嘗書于笏問

除二鎮陳夷行會以王彥威為忠武節度使史孝章領邠寧議皆出嗣復及夷行對延英帝問除二鎮

當否對曰苟自聖擇無不當者嗣復曰若用人盡出上意而當固善如小不稱下安得嘿然夷行曰比姦臣數

干權願陛下無倒持太阿以柄授人嗣復曰古者任則不疑齊桓公器管仲於讎虜豈有倒持意邪帝以其言

相觸頗問天帝異稱邢文偉載初元年為內史后御明堂詔文偉發孝經后問天帝異稱

云何文偉曰天帝一也制曰郊后撥以配天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奈何而一對曰先儒執論不同昊天及

五方總六天帝后曰帝有六則問閭以中官方彊不敢

對許康左為侍講帝讀春秋至閭殺吳子餘佗問閭何

人為輕死道孔子書之以為戒帝曰朕過刑臣多矣得

不慮哉訓曰列聖知而不能遠陛下軍國大務輒訪張

帝輒訪焉天子欽矚周坤遷起居舍人帝御紫宸與

天子欽矚閑殿曠廷文粹未鵠聖德紀頌閑殿曠阻越

對揚狼噬虎食持膏街肉蓋以多言為己曾不致君嚴

遂高居未嘗臨問陸相奏議陛下嚴遂高居未嘗降旨

軒墀之間且未相諭對有理趣崔珙為嶺南節度使入對延英文宗訪治道後

先珙對精亮有理王徽昭宗立見趣數奏姜公輔有

趣帝咨嗟久之便殿進對詳洽數奏高世之才

每進見敷奏詳辭吐華暢房瑄奏冊靈武見肅宗且言

亮德宗器之上皇所以傳付意因道當時

利病籍索虜占奏俚近鄭光七年來朝對延凡除吏必

情辭吐華暢英占奏俚近帝不悅

名見訪問親察其能否唐文宗贊陛下何不以聽朝之餘時

便殿詔當世賢相與舊德老臣訪持變扶危之謀求定

傾救亂之術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戒其所宜戒憂

其所宜憂既不得理於前當理於後

既不得正其始當正其終劉蕡策

諫諍

四

直諫

諷諫

彊諫

密諫

諂諛

不諫 賞諫 諫父母  
諫朋友附

白開諫諍之道

關忠謹之門

補察

自卿大夫已下皆有父獻兄弟以補察其過

可替否

治煩去惑

有諫而無訕為人者諫而無驕

唯木從繩

則正后從諫則聖

張良曰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

口利於病

士季三進及雷

傳

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

之詩

夙夜在公

日月出入

諷諫

朝夕上下

通情辭親策

名則將身許危君陷惡

何以匡救

其弼違

舜曰子違汝弼汝無面從

工執藝事以諫

朝夕納諫以輔台德

台我

况當不諱

之朝宜勵勿欺之節讜言嘉謀匡其不及 命百官箴王闕

過則匡之失則革之傳史為書書其得失替為詩詩以工誦

箴諫工樂人也誦箴諫之詞大夫規誨規正也誨諫也士傳言士卑不得徑達聞君

過失傳庶人謗百工獻藝並左傳補闕正君違不忘諫之

以德臧哀伯諍臣七人天子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事君以忠 遂

事不諫 為臣不易 一言興邦三進及雷量而後入禮事君者

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故上無怨而後諫嘉言固攸伏書司

諫掌糾萬人之道保氏掌諫五惡養國子以道也尸諫史繇死遺令殯於階下靈公來

弔問之其子曰父云生不能退彌子瑕進遽伯玉遂改殯焉  
殯於此公乃對殯退彌子瑕進遽伯玉

諫不聽則去驟諫請留將晉師為楚敗荀桓子諫曰不可

林父社稷之臣也夫其敗如日月之食何損於明三日晉侯乃使復其位傳直諫是以伏

死而諫藥石之言子曰事君勿欺而犯之犯諫也有

犯無隱謂論政得失也面折廷諍陳平謂王陵曰面

安劉氏宗廟廣德之上樓船漢薛廣德為御史大夫直

頓首諫上怒廣德又曰乘朱雲之折殿檻朱雲請上方

折後欲理檻上曰勿理以旌直臣張良逆耳之忠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九

評杜欽拂心之直

佩刀斷車鞅

建武八年車駕西征郭憲諫不從乃拔佩

刀斷車鞅光武不從穎川兵起乃迴駕帝曰恨不用郭憲言

破家為國

魏志衛顛上疏曰非破家

為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也

犯顏逆意

指諫

將表

效於公忠

豈敢辭於戮辱

智在圖危直惟惡許

盡忠守死

謂誠

殺身之仁非罪陷刑

是重納君之惡

直能寤主仁有殺身

盡忠無

他身許愛死不諫

何以

寧違忤以遷善

豈順從而履危

極言直

道辛毗引裾

魏辛毗字佐治文帝欲徙冀州士人十萬戶實河南毗諫帝怒不答起入毗隨而引

其裾帝怒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邪毗曰今徒既失人心又無以食也帝遂徙其半明主不

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

漢書

衆人之唯唯

不如一士之諤諤 楚辭云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

卜居

然則忠不陷君亂無立辟

殷人守死

雖曰比干之賢

魯史正名終書泄治之罪獲

罪於天 邦有道危言危行

危厲也

在於交友猶忠告而

導之

剗伊君臣實  
惡評為直者

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

禮既非言遜之朝

詐有身  
危之慮

實賴有位之士

匡其  
不及繩愆糾

繆革其頭軻乘輿

後漢中屠剛諫帝出遊  
不從以頭軻乘輿乃止

以言取罪

臺鍾

景公為臺臺成又欲為鍾晏子曰既築臺諫敗公  
又約民為鍾民必哀以哀為樂非君民也

政十二日不反晏子曰嬰願有復也遂止之君安野諫不安國好獸而惡人無乃不可乎於是罷政即歸也

愛槐

齊景公有愛槐令使守曰犯者刑傷者死晏子諫曰君享國德未及於衆而刑辟如危國是不可以

也遂罷守呂氏春秋曰

起衛靈公大寒鑿池范春曰天寒也遂罷守呂氏春秋曰起衛靈公大寒鑿池范春曰天寒

曰公衣狐裘坐熊席是以不楚莊王攻宋子重諫曰君寒民衣敝衣不補是以寒也

厨肉臭而樽酒敗三軍皆楚靈王坐章華之臺侍御數有飢欲以勝敵不亦難乎

百隨珠照日羅衣從風

孫叔敖曰昔紂行此而亡今四境內侵諸侯加兵土地日蹙百

姓乖離君內史高祖欲以趙王易太子

叔孫通曰太子仁孝天下皆聞

願先伏誅以頸血汚地帝曰吾直戲耳通曰太子天下

本本一搖天下振動  
奈何以天下為戲  
漢書上幸甘泉因留射獵  
薛廣德諫曰關

東困極民流陛下日撞亡秦之鍾聽鄭衛之樂臣誠悼  
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陛下亟反宮與百姓同憂樂

幸甚  
漢鄧都景帝時為中郎敢直言面折大臣於朝堂

從幸上林賈姬在廁野彘入廁上遣鄧都上行上欲自  
持兵殺之都伏上前曰一姬死復一姬進天下所有寧

亦不傷姬雖陛下自輕奈宗廟何太后何上還彘說苑楚

莊王築層臺延袤百里  
諫者七十二人有諸御而入諫

曹不用傳負羈而宋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桀殺  
關龍逢而湯得之紂殺比干而武王得之遂趨出遽追

之曰吾用子之諫先諫者不足動寡人之漢武故事曰  
心至死出令曰能入諫者吾以為兄弟也

汲黯諫曰

陛下愛才樂士求之無倦比得勞心苦神而盡其用輒已殺之以有限之士資於無己之

誅陛下將何以為治謝承後漢書曰陳蕃諫桓帝曰

當今之世三空田野空朝

廷空倉庫空兵戎戢四方離散是說苑晉靈公造九層陛下憔悴毀顏生而待旦之時也

之臺費用千億令諫者死

荀息曰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難子於上公曰危哉荀息曰

復有危於此者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國用空虛戶口減少社稷一戒君何望之

諷諫

主文而諷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誠陳古以刺

今出入諷諫為人臣之禮不顯諫

注謂明言君惡不幾微也子曰

事君欲諫不欲陳

注陳言其過於外

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

孔子曰諫有五吾從諷

臨食興歎

閻沒言小人之

飲酒流

涕晏子為大臺之役

諷者言非面折事不指陳或義引古今情

見辭賦庶為寤主有以興物

箴規

補察

邦無道則危行

言孫孫順也

君心有寤

莫擇善而從之

臣節貴忠

終惡許為直者

忠而謀

國既三思而後行

敏以寤君

亦一言以為智

下以風刺上

舍肉

穎考叔食

舍肉欲說苑曰趙簡子舉兵伐謀

有被甲士笑簡子曰子何笑對曰臣嘗當

桑之時臣之鄰父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追之不能還其妻怒而去之臣遠笑其曠也簡子曰伐國是吾曠

也遂還

又吳王欲伐荆少孺子欲諫不敢

乃懷丸操彈於茂苑露沾

衣王曰何沾衣如此曰榆上有蟬高居而鳴不知螳螂  
委身向前捕螳螂不知黃雀引頸欲啄黃雀又不知彈  
在其後皆務前不顧後患王乃罷

蜀志曰

大旱禁釀吏於人家索得釀具欲令與作酒同罪簡雍從

先主遊見一男子行道曰彼人欲行溫何不捉先主  
曰卿何知曰彼有溫具與釀具同先主大笑而原之新

序曰

趙簡上羊坂羣臣皆袒裼推車而虎會擔戟行歌  
簡子曰寡人上坂推車會獨有歌為臣侮主其罪

何若曰為臣侮其主身死妻子為戮亦問君侮臣者簡  
子曰何為曰智者不為謀辯者不為使勇者不為鬪三

者不使則國難保又魏文侯與大夫坐問寡人何如羣  
簡子乃罷推車

皆曰仁君次問翟璜曰君非仁君何以言之曰君伐中  
山不以封君弟而封君子文侯怒翟璜任座曰君仁君

也曰子何以言之曰臣聞君仁臣直向翟孔叢子曰陳  
璜之言直是以知文侯曰善復召翟璜

惠侯起陵陽臺未終

刑者十人又執三監吏將殺之孔子適陳聞之見陳侯與登臺觀焉

曰美哉斯臺未有不戮一人而致功若此陳侯默然乃赦執吏

國語齊景公愛馬暴死

公怒欲刀解養馬者

晏子曰請數之曰爾罪有三也公使爾養馬爾殺公之愛馬汝罪一

也使公以一馬之故殺人為百姓怨爾之罪二也使諸侯聞輕吾國汝罪三也公赦之

彊諫鬻拳

彊諫楚子楚子不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

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刎也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

諫以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

言懼君非臣法也但美其忠愛也

紆國之難

誠則盡忠

奮震主之威

如何無罪

居常不能悟主

臨難徒欲



愛晉侯之名周王猶不可嚮拳之懼楚子宜自納獲罪

於天 密諫造辟詭辭殺梁陽處父曰古者造辟而削

藁藁草本也魏陳羣前後密諫得失每臣不密則失身

易啓乃心沃朕心書揚君之善夏侯勝入見出與人語

君言善臣故揚之也伏青蒲史密勿 匡諫衮職有闕惟仲山甫

補之詩 沔水規宣王也詩篇名百官箴王闕 張湛白馬

生後漢張湛數諫上常乘白馬上每尚書履聲漢鄭崇

帝曰我識鄭尚書履聲近臣盡規 彌縫其闕 匡救其惡 匡

輔匡益

後漢補察其政

大夫規誨

傳

醉殺

吳志孫權既王歡晏之末

自起行酒虞翻倒地佯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怒手劍

欲擊之侍坐皆惶懼劉基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後殺

善士雖有罪天下孰知之大王以能

容賢故海內望風一朝弃之可乎 汝為君耳將司聰

也磨礪以須王出吾刃將斬之 子革諫楚靈王 諫安樂 史沛公

室帳悼狗馬婦女數倍意欲留居之張良曰秦為無道沛公故得致此為天下除殘賊宜鷄素為資今始入秦

即安其樂此乃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 納諫建善旌立諫

鼓從諫如流 漢高祖 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 履賤踊諫貴之言

而無驕 驕謂諫人君其驕之 能無從乎改之為貴 一日三

諫晏子常一日三諫景公及卒公泣曰大王有五失昔晏子一日三責我今執責寡人乎書晉

齊王因輔政驕矜多過鄭方諫曰大王有五失因容受

曰孤不能以致五闕若無子則終不聞孤之過

直辭漢成帝贊堯設誹謗之木舜縣招諫之鼓出令懸賞齊威

王出今日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者受中賞諷議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於是齊大治從

諫不拂也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稽于眾舍已

從人詢茲黃髮詢于芻蕘高祖從諫如轉圜漢爾

心或開于禮虛受易虛已問政白獸樽晉書曰設獸樽於道樽蓋

飲酒案禮白獸樽乃杜舉之遺誠也上施白獸若有能獻直言者則發此樽晏子曰合升斗

之穀以滿倉廩太山之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也夫

治天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

說苑

拒諫違宮之奇之言

虞不

拒伍子胥之諫

吳為治乎

三進及雷而後視之曰吾知

過矣

隨會諫晉靈公

愼諫

比干諫而死

紂殺之

周公曰不使大

臣怨乎不以

也

用禮曰為人臣三諫不聽則逃之

君臣有義

則合無義則離諫者有刑

莫教致敗

秦違蹇叔之言而師敗

陳愼洩治之諫

而國亡

不從逆耳之言

終致噬臍之患

顧子曰不諫則危君諫則

危身故君子上不敢危君下不敢危身三諫不從則去

矣 朱雲從比干遊

朱雲直言帝令斬之雲攀檻曰誦臣得下從闕龍逢比干遊足矣

言如醉

聞曲謨之言則若醉言不好也

桀殺關龍逢紂剖王子比干陳

戮洩治吳誅伍負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

漢書言胡亥

逆忠直遠者德比頑童

時謂亂風

忠謹杜口

諫詩如絕路

或患難匡救禮許逃亡

洩治死之魯史書罪微子去矣宣父稱仁

以道事君

不可事君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 禮以言取罪 謗諫

為人臣者有諫而無訕為人臣之禮不顯諫

注謂明言君過不幾

微堯設誹謗之木齊威出令

事見納諫門

子曰天下有道則

庶人不議 庶人謗 下以風刺上 詢于芻蕘

採其歌詠

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

箴規也書

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

于路

採歌謠也

君子惡居下流而訕上者

相彼君子

猶惡稱人

之矧伊忠臣

豈宜揚主之過

有亡而無疾

諫不從則亡去無疾患也

子夏曰

君子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 監謗弭謗

周厲王虐

國人謗王王使衛巫監謗以告者則殺

之道路以目王謂名公曰吾能弭謗矣

防人之口甚於

防川

名公曰

為人臣者

寡人使言

不諫生則縱其欲

君子謂華元樂

舉於是不臣君生則縱其欲死又君昏不能匡危不能

益其侈是弃君於惡何臣之為

君昏不能匡危不能

救 秦醫和謂趙孟云

國之大臣榮其寵祿有災禍與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溘以

生疾主不能禦天命不祐可謂具臣

孔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諂也

近而不諫則尸利也

邦無道危行言孫

孫順也

不諫則

危君

見上注

事上以忠

則宜身許

陷君於惡

何用臣為

寧違忤以納

善

豈順從而忘危

衆臣不盡情而上無由聞過

漢書

汲黯曰天子

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汝

無面從

伊訓曰臣下不匡其刑墨

注臣不正君服墨刑也

苟賴

其榮

是為尸利

不匡其失

宜及

陳忠讜之言

猶聞有賞

廢獻替之

義安得無事君子立誠猶不成人之惡忠臣勵節豈可從君之昏遂事不諫

子違汝弼

子不我思

賞諫臣苟直言

君宜賞思

不匡其上

或尚

有能盡其忠

宜宜無賞

齊威出令

具納諫門

臣道貴忠

國章勸賞

賞勸

魏太祖破烏桓還問前諫不令行者衆皆懼公皆厚賞之曰孤乘危僥倖雖勝天佐也不可行者衆皆懼公皆厚賞安之計故相賞後勿難言也請賞秩漢梅福上書諫成帝曰天下之士民有上書諫可採取者秩升

斗之祿賜以束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悶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

諫父母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

怨子孝而箴子之事親三諫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下氣怡色

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入則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起更也

事父兄

子悅

家之肥也

家壞

父慈子孝

自

王已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過

傳

事親有隱而無

犯

注有隱不稱揚過失無犯不犯願諫諍也

天性

人

曾子曰君子之所謂孝

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子

曰君子弛其親之過

弛弁也

勞而無怨

子云從命不怨微諫不倦勞而無怨

可謂無違

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

以禮祭之

舜父頑母嚚克諧以孝蒸蒸又

不格姦言舜能和之以

孝使進善自瞽亦允若信能順孜孜蒸蒸父有爭子則身

不陷於不義故子不可以不爭於父從父之令又焉得

為孝乎孝經孝在色難諫宜遜逆耳之言因心父父子子

在於交遊尚不成人之惡矧伊子道豈宜陷禮曰子諫父母不

悅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言使父母得罪寧不

愛親陷直而事主則高面折之忠孝乃安親宜盡色難雖色難之

養所責安親而面從其違得非父母有過諫而父母惡之懼

無後漢吳祐諫寫書二恢欲殺青簡寫經書祐諫曰南方多

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而  
兼兩昔馬援以意故興誇王陽以衣裳徽名恢撫首

曰吳氏不  
乏季子乎

諫朋友子寧以他規我敢以此規過 贈

言

敢不盡心

吾嘗同寮

官師相規

言官衆互相規闕夏書

士有爭友

則身不離於令名

相勸以義

以相勉

成人之美君子忠告

善道

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

君子以友輔仁

有切磋之道所以輔成仁

朋友切

切偲偲

相切責之貌也

孜孜勸善

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

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益者三友

友直友諒友多聞

儒有聞

善以相告

莊子曰

四人相視莫逆其心遂相為友

成我者鮑叔 芝

蘭之契

芻蕘之言

膠漆之義

樂石

規刎頸之義須深

逆耳之言不入善

而相告

是為己之規

過也不言

無乃成人之惡

箴言孔魏徵以直言

致太宗于堯舜

李晟在鳳翔嘗曰魏徵以直言致太宗于堯舜上忠臣也我誠慕焉行軍司馬

李叔度曰彼縉紳儒事公勲德何希是哉晟曰君失辭晟幸得備將相苟容身不言豈有犯無隱邪是非惟上

所擇爾 叔度大慙故晟諸道饋獻常衮天子誕日諸道

每進對蹇蹇盡大臣節 還千里馬不用晉武帝焚雉頭裘宋高祖碎琥珀枕是

三主者非有聰明大聖以致治安謹身率下而已今諸

道饋獻皆淫侈不急類出於民 或無所論諍帝輒詰所

是斂怨以媚上也請皆還之 以然李博聞讜言以廣視聽 顏真卿曰天下瘡痍未平

聞諫言以廣視聽而塞絕忠諫乎陛下在陝時奏事者不限貴賤羣臣以為太宗之治可跋而待且君子難進易退朝廷開不諱之路猶恐不言况懷厭怠

校獵同州

劉仁軌貞觀十四年校獵同州時秋斂未

訖仁軌諫曰今茲澍澤霑足百穀熾茂收纒十二常願日贊調已有所妨又供獵事繕橋治道帝重書褒納願

竭狂瞽

王珪太宗嘗曰正主御邪臣不可以致治唯君臣同德則海內安事邪王亦不可以致治唯君臣同德則海內安

朕雖不明幸諸公數諫正庶致天下於平珪進曰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諫不用則相繼以死今陛下開聖德

收采芻言臣願竭狂瞽

皇太子驟諫

劉洎太宗嘗怒苑西監穆裕有詔斬朝堂皇太子驟諫帝

喜曰朕始得魏徵朝夕進諫微亡劉洎繼之兒在吾膝前見朕悅諫熟矣故有今日言也

帝幸號國

夫人第

陳元禮帝幸號國夫人第諫曰未宜勅不可輕去就帝為止後在華清宮正月望夜帝出游復

諫曰陛下必出游願歸城闕帝不能奪也幸安樂公主池主請御船

安石中宗幸

安樂公主池主請御船安石曰忠臣不避誅震

盧藏用武后作

御輕舟乘不測非帝王事乃止與泰宮於萬安山諫曰離宮別觀固多矣又窮人力以

事土木臣恐議者以陛下不愛人而奉己也忠臣不避誅震以趨名于後后不從有諫臣風

柳公權與周墀同對論事不阿

切諫以趨名于後后不從有諫臣風

柳公權與周墀同對論事不阿

墀為惴恐公權益不奪帝徐曰卿有諫臣風可屈居諫議大夫問郭政領邠寧而議者頗有城否答曰收誠勲

舊然人謂獻二女乃有是除帝曰女自參承太后豈獻

哉公權曰嫌疑間不可戶曉因引王珪諫廬江王妃事是日帝命官還伏閣泣涕諫

王質轉諫議大夫宗申錫之得罪質與諫官伏閣文

自南宮送女還伏閣泣涕諫

宗申錫

宗開延英召見泣涕陳穆宗立不卹國事

鄭覃以父蔭累諫議大夫

穆宗立不卹國事軍與崔暉等廷對曰陛下新即位宜側身勤政而內耽宴嬉外盤游畋政今吐蕃在邊徂候中國假令緩急臣下乃不知陛下所在不敗事乎夫金繒所出固民膏血可使倡優無功濫被賜于願節用之母今有司重取百姓帝不憚顧宰相蕭俛曰是皆何人俛曰諫官也帝意解乃曰朕之有闕下能盡規忠也因詔軍曰閣下殊不款款後有為我言者當身危吳兢明皇見卿延英時閣中奏久廢至是士相慶

權綱銳於決事羣臣畏伏兢慮帝果而不及精乃上疏曰自古人臣不諫則國危諫則身危臣愚食陛下祿不敢避身危之禍自頃上封事往往得罪諫者頓少是鵲巢覆而鳳不至理之然也臣恐天下骨鯁士以謹言為戒撓直就曲斲方為利偷朝有諷諫猶髮之有梳猛虎合苟容不復納君於道矣

林藜藿為之不採忠東封太山道中數馳射為樂同上

諫之有益如此同上

封太山道中數馳射為樂兢諫曰方今登岱告成將幸不當逐狡獸使有垂堂之危朽株之殆帝納之

東都建別都本備巡幸自艱難以來宮闕署也百司之裴度帝將幸東都大臣切諫不納度從容奏國家

區荒圯弗治假歲月一新然後可行倉卒無備有司且得罪帝悅曰羣臣諫朕不及此因止行伏閣言

訓險邪伏閣言高銖文宗得幸訓驟拜侍講學士銖率諫官敬

宗視朝不時高元裕敬宗視朝不時稍稍決事禁中官官恣放大臣不得進見元裕諫曰今西頭

勢乃重南衙樞密之權過吐蕃盜邊帝欲自將兵討廷宰相帝頗寤人皆危之

碩吐蕃盜邊諸將數敗虜益張秣駉內侵帝怒欲自討之廷碩諫曰古稱荒服取荒忽之義非常奉職貢也故

來則拒去則勿逐以禽獸畜之羈縻御之譬若獵然羽毛不入服用體肉不登郊廟則王者不射也况萬乘之



重與犬羊蚊蚋吐蕃入寇帝欲避狄入齊映同平章事吐蕃  
蚤語勝負哉

帝欲避狄映入諫曰戎狄不懲臣之罪也然內外恟恟  
謂陛下具糗糧欲治行夫大幸不再奈何不與臣等計

手因俯伏流涕脫巾帶固諫執失思力諫曰陛下為四海父  
天子為感寤

母乃自輕臣竊殆之帝異其言後額叩龍墀劉栢楚為  
復逐鹿思力脫巾帶固諫帝乃止

宗立視朝常晏數游畋失德栢楚諫曰惟前世者初嗣  
位皆親庶政坐以待旦陛下新即位安卧寢內日晏乃

作且憲宗及先帝皆長君朝夕恪勤四方猶有叛者陛  
下以少主踐祚未幾惡德流布恐福祚之不長也臣以

諫為官使陛下負天下譏請碎首以謝遂額叩龍墀血  
被面李逢吉傳詔母叩頭待詔栢楚捧首立帝動容揚

袂使去栢楚曰不聽臣言請死于此有詔慰諭乃出辭  
疾歸洛後諫官對延英帝問向廷爭者在邪以諫議大

名帝數出政游暮夜乃還

李德裕帝數出政游暮夜乃還德裕上言人君動法於日

故出而視朝入而燕息以是勤勤儆戒詩曰敬天之渝不敢馳驅願節田游承天意船賈獻沉香

亭材

宗室漢累遷左拾遺敬宗侈宮室船賈獻沉香亭材漢諫曰以沉香為亭何異瑤臺瓊宇乎賢

妃極諫

太宗賢妃徐惠貞觀末數調兵討定四夷稍稍治宮室百姓勞怨惠上疏極諫公主諫

和政公主阿思布妻諫掖廷帝宴使衣綠衣為倡主諫曰思布誠逆人妻不容近至尊無罪不可與羣倡處帝

為免每進諫逢帝甚怒神色不徙微每犯顏進諫逢帝甚怒神色不徙而天

子亦為以諫諍為心恥君不及堯舜王珪帝曰為朕言齊威玄齡等對曰以諫

諍為心恥君不及堯舜堯舜臣不如微太宗好持論與公卿言古今事必往

復難詰究臧否

劉洎太宗好持論與公卿言古今事必往復難詰究臧否洎諫曰帝王之與臣

庶聖哲之與庸愚等級遠絕勢不倫擬故課愚對聖持卑抗尊雖愚自強不可得已陛下降慈旨解柔顏虛心

聽納猶恐羣臣惴縮不敢進况以神機天辯飾辭援古而逆其議哉不面從裴矩帝為羣臣言之曰矩

能廷爭不面從物物孫伏伽上言臣聞天子有爭臣雖若此天下有不治哉無道不失其天下隋

失天下者何聖人大德在能納諫陳子昂八科五招諫謂聖人大德在能納

諫太宗德參三王而能容魏徵之直今誠有敢諫遣使骨鯁之臣陛下廣延順納以新盛德則萬世有述遣使

齋繒錦至石國市犬馬張廷珪時遣使齋繒錦至石國市犬馬廷珪曰犬馬非土性弗

畜珍禽異獸不育于國願省無諫戍疏勒四鎮狄仁傑蓋之故救必然之急天下之幸同平章

事時發兵戍疏勒四鎮仁傑諫曰今乃用武荒外邀功  
絕域竭府庫之資以爭磽确不毛之地得其人不足增  
賦獲其土不可耕織苟求冠帶遠夷不務固本安人此  
秦皇漢武之所行也又昔漢元帝納賈捐之謀而罷朱  
崖宣帝用魏相之策而弃車師田真觀中克平九姓冊  
拜李思摩為可汗使統諸部夷狄叛則伐降則撫得推  
亡固存之義無武后幸玉泉祠欲御腰輿幸玉泉祠以  
遠戍勞人之役山道險欲御腰輿方慶奏昔薛廣德諫漢元帝乘船危  
就橋安帝乃徙橋今山河危峭陞道曲狹比於樓船又  
復甚危陛下奈何輕從官賦詩獨以規誡李日知初安  
踐畏塗哉后為罷行從官賦詩獨以規誡樂公主館第  
成中宗臨幸燕從官賦詩日知卒章獨以規誡睿宗他  
日謂曰嚮時雖朕亦不敢諫非公挺直何能爾即拜侍  
中朱敬則諫朱敬則武后稱制天下頗流言遂開告密  
羅織之路與大獄誅諸將大臣至是已革

命事益寧敬則諫曰國家自文明以來天地草昧內則  
流言外則構難故不設鈞距無以順人不切刑罰無以  
息暴於是置神器開告端故能不出房闥而天下晏然  
易主矣願鑒秦漢之迹考時事之宜使天下更始后善  
其魏徵嫵媚魏徵帝大笑曰人言徵舉動疏慢我但見  
其嫵媚耳徵再拜曰陛下導臣使言所以  
敢然若不受臣苑中望昭陵文德皇后既葬帝即苑中  
作層觀以望昭陵引徵同  
升徵熟視曰臣既昏不能見帝指視之徵曰此昭陵耳  
帝曰然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帝  
泣為泣為侍宴奏舞至慶善樂則諷玩無數帝本以兵定天  
下雖已治不忘  
觀觀侍宴奏舞至慶善樂則諷玩無數帝本以兵定天  
下雖已治不忘  
繆略四夷也故徵侍宴奏破陣武德舞則俛首不徵上  
顧舞至慶善樂則諷玩無數舉有所諷切如此

十漸言

比恃功業之大負聖智之明長傲縱欲無事與  
兵問罪遠裔親狎者阿旨不敢諫踈遠者畏威

不敢言積而不  
已所損非細  
有道之君以逸  
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

身志驕於業泰體逸於時安

太宗賢妃徐惠言翠微玉華等宮雖因山藉水無築

創之苦而工力和儼不謂無煩有道之君以逸逸人無道之君以樂樂身又言伎巧為喪國斧斤珠玉為蕩心

醜毒侈麗纖美不可以不過志驕於業以忠良為腹心

秦體逸於時安其剗切精詣大略如此

憲宗皇后郭氏武宗喜畋游他日問后起居從容謂曰如何可為盛天子后曰諫臣章疏宜審覽度可用用之

有不詢宰相毋拒直言勿納偏言以忠良為腹心此盛天子也帝再拜還索諫章閱之往往道游獵事自

是畋幸稀小兒武歸過于上陸贄陛下謂諫官論事歸扞等不復橫賜矣

盛德未有虧焉納而不違傳之適足增美拒而違之又安能禁之勿傳不宜以此梗進言之路也

獨孤

及上䟽

陛下屢發德音使左右侍臣得直言極諫然頃者雖容其直而不錄其言其所上封皆寢不報

有容下之名無聰諫之實遂使諫者稍稍自鉗口飽食相招為祿仕帝縱弛日晏坐朝度

帝縱弛日宴坐朝度諫曰比陛下月率六七臨朝天下之人知勤政河朔賊臣皆聳畏近開延英益稀恐萬幾

奏稟有所壅闕夫願養之道當順適時候則六氣平和萬壽可保道家法春夏蚤起取雞鳴時冬晏起取日出

時蓋在陽勝之以陰在陰勝之以陽今方居盛夏謂宜詰旦數坐廣加延問漏及巳午則炎赫可畏聖躬勞矣

帝嘉納為容直言治象也元稹又自以職諫諍不得數數視朝名見上疏曰臣聞治亂之始

各有萌象容直言廣視聽躬勤庶務委信大臣使左右近習不得蔽䟽遠之人此治象也大臣不親直言不進

抵忌諱者殺犯左右者刑與一二近習決事深宮中屢臣莫得與此亂萌也人君始即位萌象未見必有狂直

敢言者上或激而進之則天下君子望風曰彼狂而容  
於上其欲來天下士乎吾之道可以行矣其小人則竦  
利曰彼之直得幸於上吾將直言以徼利乎由是天下  
賢不肖各得其所忠貢於上上下下之志沛然而通合天  
下之智治萬物之心人人各得其所戴其上請廣諫負  
如赤子之親慈母也雖欲誘之為亂可得乎  
牛叢任補闕數言事會宰相請廣諫負宣宗曰諫臣  
惟能舉職為可奚用衆耶今張符趙璘牛叢使朕聞所  
未聞三犯顏敢諫有犯顏敢諫之心無臣幸得從四子  
人足矣

游於地下

又曰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  
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悔豈忍姑息時忘竊

陛下命之寵哉昔龍逢死而啓商比干死而啓周韓  
非死而啓漢陳蕃死而啓魏今臣之未有司或不薦  
陛下又無以察臣之心退戮於權臣之手臣幸得從四  
子游於地下固臣之願也所不知臣死之後將孰為啓



之過古晁董是時第策官左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

古晁董矣而畏中賈餗庫部郎中龐嚴見黃對嗟伏以為過

官眈睚不敢取獻賦先朝納誨母棄忠言李德裕臣

獻大朝賦以諷四曰論執彊鯁白居易後對殿中論執

納誨諷母弃忠言論執彊鯁帝未諭輒進曰陛下

下誤矣帝變色謂李絳曰是子我自拔擢乃敢爾我詎

堪此必斥之絳曰陛下啓言者路故羣臣敢論得失若

黜之是箝其口使自為謀非所批逆鱗犯忌諱姚崇奏

以發揚盛德也帝悟待之如初批逆鱗犯忌諱姚崇奏

欽融韋丹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折批逆鱗犯忌諱

臣願羣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批逆鱗犯忌諱

深切贊及輔政不敢自顧重事有可否必言之所言皆

天子下不負所固爭孟簡元和中拜諫議大夫知匭事

學皇他卹乎固爭韓泰韓曄之復刺史吐突承瓘為

招討使簡皆固爭詣延英言不願竄吾名雷霆之下歸  
可狀以悻切出為常州刺史

見拾遺門勸順納諫諍憲宗問政所先登知帝辱而果于教  
斷勸順納諫諍內外傳為謙言上教

拔聲析句左右皆曉知畢構敬暉等表諸武不宜為王  
誼當諫教拔聲析句左右皆曉

知三思疾之出帝冲逸好宮室畋獵李程敬宗初同平  
為潤州刺史

室畋獵功用奢廣程諫曰先王以儉德化天下陛下  
下方諒陰未宜興作願回所費奉園陵帝嘉納以切

諫引居要職吳統太宗好悅至言時有魏徵王珪虞世  
南李大亮岑文本劉洎馬周褚遂良杜正

倫高季輔咸以切諫引居要職嘗謂宰相曰自知者為  
難如文人之工自謂已長若使達者大匠詎訶商略則

蕪辭拙唐安公主厚葬姜公輔同平章事帝徙梁唐安  
跡見矣

宥以播遷未克也帝悼之甚詔厚其葬公輔諫曰即平  
賊主必歸葬今行道宜從儉以濟軍興帝怒謂翰林學  
士陸贄曰唐安之葬不欲事瑩壠今累覺為浮圖費甚  
寡約不容宰相開預苟欲指朕遇爾贄曰公輔官諫議  
職宰相獻替固其分本立輔臣朝夕納誨微而弼之乃  
其所也帝曰不然朕以公輔才不足以相而又自求解  
朕既許之內知且罷故買直以死請陳京擢右補闕帝  
售名爾遂下遷太子左庶子以死請以盧杞為饒州刺  
史京與趙需裴佶宇文愷盧景亮張薦共劾杞輔政要  
位大臣踰時月不得對百官慄慄常若兵在頸陛下復  
用之姦賊唾掌復興帝不聽京等爭尤確帝大怒左右  
辟易諫者稍引卻京正色曰需等無遽退極道不可以  
死請杞遂諫諍路絕李林甫補闕杜璩再上書言政事  
廢本傳  
主在上羣臣將順不暇亦何所論君等獨不見立仗馬  
手終日無聲而飫三品芻豆一鳴黜之矣後雖欲不鳴

得乎由是諫  
諍路絕矣  
利發及蕃夷酋長入仗內

呂向以起居舍人從帝東巡帝

引頤利發及蕃夷酋長入仗內賜弓矢射禽向上言鴟

梟不鳴未為瑞鳥豺虎雖伏弗曰仁獸况突厥安忍殘

賊莫顧君父陛下震以武義來以文德勢不得不廷故

稽顙稱臣奔命遣使陛下引內從官陪封禪盛禮使飛

鏃於前同獲獸之樂是狎昵大過或荆卿詭動何羅切

發過嚴蹕冒清塵縱醢單于汗穹廬何以塞責帝順納

詔蕃夷出俛首噤默

孫伏加帝語裴寂曰朕虛心盡下

仗本傳

莫聞嘉言若李綱孫伏加可謂誼

臣矣俛首噤默

諫臣盈庭忠言不聞

楊虞卿穆宗初立

豈朕所望哉

逸游荒恣虞卿上

疏曰陛下初臨萬幾宜有憂天下心當日見輔臣公卿

百執事垂意以問使四方內外灼有所聞而聽政六十

日八對廷英獨三數大臣承聖問而已他內朝臣偕入

齋出無所咨詢諫臣盈庭忠言不聞臣實羞之蓋主恩

疏而正路塞也公卿大臣宜朝夕燕見則君臣情接而治道得矣今宰相四五人或頃刻侍坐鞠躬墮越隨旨上下無能往來此跡君太尊臣太卑故也公卿列位數陟降清地曾未奉優賤承下問雖陛下神聖如五帝猶宜周爰顧速惠以氣色使支體相成君臣昭明陛下求治於宰相宰相求治於臣等進忠若趨利論政若訴冤此而不治無有也自古天子居危思安之心同而居安慮危之心則異故不得皆為聖明也時又有衡山布衣趙知微亦上書指言帝倡優在側馳騁無度內作色荒外作禽荒辭頗危切帝詔宰相因是賀天子納諫然不能**用橋舌阿旨**吳渙文敬太子義章公主仍薨帝悼念厚葬之車士治墳農事廢渙候帝問徐

言極爭不避或勸論事宜簡約不爾為上厭苦湊曰上明睿憂勞四海不以愛所鍾而疲民以逞也顧左右鉗

喋自安耳若反復啓悟幸一聽之則民受賜為何臣下畏

不少橋舌阿旨固善有如窮民上訴臣罪云何

怯自為循默

段平仲德宗春秋高躬自聽斷天下事有所壅隔羣臣畏帝苛察無敢言乎仲常曰

上聰明神武但臣下畏怯自為循默耳

直士杜口

李絳見浴堂殿帝曰比諫官多朋比論事不實

皆陷謗訕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必憚人以此營誤上心自古納諫昌拒諫亡夫人臣進言於上

豈易哉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加有雷霆之威彼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

半故上達者纔十二何哉千不測之禍顧身無利耳雖開納獎勵尚恐不至今乃欲譴訶之使直士杜口非社

稷利也帝曰非卿言我不知諫之益 謬之士去而不顧 吳兢上疏曰隋

以為堯舜莫己若而諱亡憎諫乃曰有諫我者當時不殺後必殺之大臣蘇威欲開一言不敢發因五月五日

獻古文尚書帝以為訕已即除名蕭瑀諫無伐遠出河西郡守董純諫無幸江都就獄賜死自是謬之士去

而不獻納李泌贊曰觀肅宗披榛莽立朝廷單言暫謀有所寤合皆付以政當此時泌於獻納為不

少伏閣上疏張彥澤殺張式父鐸詣闕訴冤諫議大夫鄭受益曹國珍尚書刑部郎中李濟張麟負

外郎麻麟王禧伏閣上疏論彥澤殺式之冤皆不省濟見高祖怒起去濟隨之諫不已高祖不得已召式父鐸

弟守貞子希範等皆拜以官為蠲涇州民稅免其雜昇役一年下詔罪已然彥澤止削階降爵而已五代史

觀極諫閩王曦惡其宗室多以事誅之諫議大夫黃峻昇觀詣朝堂極諫曦怒貶峻漳州司戶參軍校

書即陳光逸上書疏曦過寇五十餘事曦命衛士鞭之百而不死以絕繫頸掛于木久而乃絕五代史六十八

旁引曲釋今人平居無事朋友骨肉切磋規誨之間尚宜旁引曲釋臺臺繹繹使樂去其不善而樂

行其善况于君臣諤諤造庭陳黥答問諫者肉視虎狼之問論諫書杜

輟食廢寢

陸宣公奏議太宗招延詢諫輟食廢寢洞朝

馬宴馬入則諫馬

文粹盧元輔胥山銘夫差既王宰韜受賂二十年內越祀又顛太伯廟血

將乾闥問劍光且失公朝馬宴馬入則諫馬孰謂知毒孰謂刀寒雖言屢出口而車甲已困于齊矣蟹稻已奪

於歲矣持祿養資李林甫固寵恃權蔽欺天子耳目抗音諫官皆持祿養資無敢正言者

正諫

陳子昂言不能歷丹鳳抵濯龍北面玉階東望金屋抗音而正諫聖人之罪人也與人之

誦不可輕

闕郢諫造寺書臣聞衆心成城衆口鑠金與人之誦不可輕也折檻牽裾犯

顏迴慮

柳伉請誥程元振疏寺臣載路多士盈庭竟無一人折檻牽裾犯顏迴慮吾用休社

稷計矣

韓休峭鯁時政得失言之未嘗不盡帝嘗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



而疏輒至嘗引鑑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  
一日歡何自戚戚不遂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且  
蕭嵩每啓事必順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寢韓休數陳  
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天下寢必安吾用休杜稷計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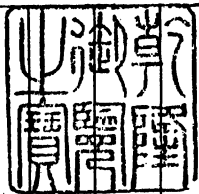
漢高赦周昌之對晉武受劉毅之譏

吳兢上疏曰比見上封事者言有可

采但賜束帛而已未嘗蒙召見被拔擢具忤旨則朝廷  
決杖傳送本州或死於流貶由是臣下不敢進諫夫漢  
高帝赦周昌桀紂之對晉武帝受劉毅桓靈獻無逸圖  
之譏况陛下豁達大度不能用此狂直耶

崔植傳姚崇宋璟晚夜孜孜納君於道璟嘗手寫尚書  
無逸圖以獻勸帝出入勸省以自戒其後朽暗乃代以  
山水圖稍怠于勤左右不復排雲叫閭闔披腹呈琅玕  
歲規姦臣日用事以至於敗

致君宜無術自進  
誠獨難韓愈詩



白孔六帖卷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白孔六帖卷四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貢外郎臣牛稔文履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胡子襄

謄錄監生臣陳燦

欽定四庫全書

白孔六帖卷四十

唐白居易原本

宋孔傳續撰

政理

國政

良吏善政

寬不按吏

清廉

兪濁

公政

吏久從政

安人得人心

遺愛

教化十一

政理一

白政如農功

日夜思之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傳

政者正也

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寬

猛相濟政是以和

子曰人道政為大

酌人言

酌人以

為人存政舉

子曰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庶績咸熙

熙和也

彛倫

攸敘允釐百工

釐治也

德惟善政

政在養民

可以觀政政清

吏

事簡

安人為政在人

禮記

施於有政是亦為政

以道化人

而人必聞其政

善矣

政鹵莽

莊子曰為政勿鹵莽

滋彰

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

有人道敏政 容人畜衆 稱物平施 振民育德

臨下以簡 安人則惠 除其苛虐 康濟小民 弗

剛弗柔厥德允修 茹柔吐剛 觀政淑慝旌別淑慝 廉善廉能禮周

蔽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注皆以廉為本 宰夫徵百官之令徵名所為 修法

糾職求民之瘼瘼病也 不躬不親 權衡誠懸不可欺以

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 教之以德

則民有格心 齊之以刑則民有逃心 政者蒲蘆言如桑蘆變化 齊其政不

易其俗 食節時務 三政不可不慎務三而已 軌

物 事舉其中

化行於上

遺愛

子產古之遺愛

讒慝黜遠去煩宥善

莫不競勸用賢理不肖用貴理賤

叔梁云

近者悅

遠者貴來

清淨

漢曹參為齊相有蓋公好黃老術曰黃清淨人自正參避堂以舍之齊大治也抱公絕私

尹翁歸

緣飾以儒雅

張敞

汰遺政者以法令為師能與不能

自有資財何可學也

薛宣不教子吏事

孔澄源

陸象先嘗曰天下本無事庸人

擾之為煩耳第澄其源何愛不簡耶故所至民吏懷之

以清淨聞

王公著為河南尹治以清淨聞

治民如治家

陽城至道州治民如治家宜罰之宜賞賞之不以簿書介意

率其怠勸

原道為之政以

政化錯迂失大體

坐看傾危受厚用率其怠勸韓文

思杜甫石笋行政用



踈通

入秦則

滯務茲一掃

柏公鎮夔子滯務以玩替政

茲一掃圍人送瓜

以荒去理

使繼是者咸有薛君之志柳宗元零陵亭記

大者驛聞小者立變

太原王公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

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間深於理道

趙璟深於理道常言

為政之本在於選賢能務節儉薄賦斂正賞

趙宗儒

進太儉而已願陛下守之帝納其言出本傳

## 國政二

白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

百姓日用而不知

辨物居方 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允釐百工庶績咸

熙 制理于未亂 二十七年遺九年食故三年耕則餘一年之食

三載考績餘三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三登曰太平二十七年食然後王德流洽禮樂成故曰如有王者必

世而後 四維賈誼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仁義恩厚 守

成尚文遭遇 天下無宿憂宿久也 三代至盛際天接地人

跡所至咸賓服厲精更始宣詔令自新也 王人在位吉士權蔽

元 詔孔子稱三代之直道周秦之弊政罔密文峻姦軌不

勝漢興除秦煩苛與人休息孝文恭儉孝景遵業五六

十年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宜思夏禹卑宮之

意太宗露臺之費

後漢楊賜上疏

又明帝時反支日不受章奏

帝驚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百姓休和兆民賴之蕭曾以寬厚清淨為天下師 校事

魏太祖置盧洪趙遠為校事使察羣下高柔曰非居上信下之旨又遠等以愛憎作威福太祖不聽後遠等以

奸利殺之乃謝柔

治國如治身

列子楚聘詹何問治國之要對以治身之術王曰治國何如曰

未聞身治而國亂也董仲舒曰

以貪狼為俗法出奸生如以湯止沸以薪救火上之化下猶泥之在

鈞唯甄之所為金之在鎔為治之所化

孔進善人共成政道

褚遂良帝曰朕行有三二

曰進善人創業守文房玄齡曰方時草昧羣雄競逐攻破乃

共成政道降戰勝乃尅創業則難魏徵曰王者之興必乘亂覆

昏暴殆天授人與者既得天下則安于驕逸人欲靜徭

役毒之世方敵衰刻窮之國繇此衰則守文為難帝曰

玄齡從我定天下冒百死遇一生見創業之難徵與我

安天下畏富貴則驕驕則息息則亡見守文之難為政

易然創業之不易既往矣守文之難方與公等謹之

先仁恕姚崇十事曰垂拱以來以峻以嚴致平王志愔

當以嚴致平嚴者非凝網重罰在人不易犯而防難越

也故捨銜策以奔蹠則王良不能御驛停樂石於膚腠

則俞附不聖哲之治其應如響魏徵帝嘗嘆曰大亂之

能攻疾後其難治乎徵曰大亂

之易治譬飢人之易食也帝曰古不云善人為邦百年

然後勝殘去殺耶答曰此不為聖哲論也聖哲之治其

應如響。蒼月而可。蓋不其難。封德彝曰。不然。三代之後。澆詭日滋。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治不能。非能治不欲。徵書生。好虛論。徒亂國家。不可聽。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教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何如耳。黃帝。逐蚩尤。七十戰。而勝。其亂。因致無為。九黎害德。顛項。征之。已克。而治。禁為亂。湯放之。紂無道。武王伐之。湯武。身及太平。若人漸。澆詭不復返。朴今當。孜孜治道。常若為鬼。為魅。尚安得而化哉。德彝不能對。孜孜治道。常若不足。徵上疏曰。在貞觀初。勤勞庶政。頗真。卿昔太宗勤。曰。無門籍者。有急。奏令監司。與為國者。如治身。李珣帝。伏家引對。不得闕礙。防壅蔽也。為國者。如治身。李珣帝。臨天下十四年。雖未至治。然視今日。承平亦希矣。珣曰。為國者。如治身。及身康寧。調適以自助。如恃安而忽。則疾生。天下當無事。思稱道無逸篇。以勸武宗。即位。帝新。所關禍亂。可至哉。

無逸篇 問政得失

韋澳進學士承旨與蕭實皆為宣宗禮遇每兩人直必偕名問政得失

王者之道在修己任賢

杜黃裳知帝銳於治恐不得其要因推言王者之道在修己任

賢而已操執綱領要得其大者至簿書獄訟百吏能否非人主所自任

治國

曰治國若何

對曰國猶身也故游心於淡合氣於廣成之言也 不恤國

患

近權德輿兩漢辨亡論且眩小男於膝下官子壻於化

感人心

同上帝嘗問政之寬猛孰先對曰唐家承隋苛虐以仁厚為先太宗皇帝見明堂圖始禁鞭背

列聖所循皆尚德教故天寶大盜竊發謂朝廷有新政

魏知古諫金仙玉真觀陛下戲翦凶逆保定大器夫典

蒼生顯顯將謂朝廷有新政今風教頽替日益甚夫典

章圖史有國者尤急所以考存亡成敗陳諸前而為之

戒

方天下初定德業首發其議而後唐之文物粲然誠知治之本歟今孤德業贊

良史善政 三

白撫人以寬 除其邪虐 以德和人 寬而有制

廉能

廉善

不嚴而治 不至嚴而人從化

文景時為循吏如河南太守吳

公蜀守文翁皆謹身率先居以廉平不至嚴而人從化江都相仲舒內史公孫弘倪寬居官可紀也 孝宣

曰庶人安田里而無歎息與我共此理其唯良二千石

乎 所居人富

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名信臣所居人富所去見思生有榮號死見奉祀庶

幾德讓  
君子也韓延壽

推至誠吏不敢欺

黃霸

力行教化務在成就安全之其材長於治人也

未嘗笞辱人

龔遂廉平不肯以愛我百姓為行未嘗笞辱人

記籍

尹翁歸為東海郡中賢不

肖記

持吏短長

何並為潁川名次黃霸郡中姦豪持吏短長從橫郡中皆亡去利用省

費

薛宣字貢君為左馮翊下至財用筆硯皆為設方畧利用而省廢吏人稱之郡中遂清淨也

朱博

決遣如神

朱博嘗為冀州行部吏民數百遮道博使從事明勅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

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屯史者行部還詣治所究及言盜賊辭訟各使屬其從事博駐車決遣如神

祭祀

朱邑字仲卿為桐鄉畜夫廉平未嘗笞辱人遷大司農將死屬其子曰桐鄉愛我後子孫奉嘗我不

如桐鄉人必不好立名史直不疑為官唯恐人知其為我桐鄉也



武庫

晉杜預字元凱在朝七年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廷稱美號曰杜武庫言無不有無弃物

晉陶侃為荊州造船竹頭及木屑皆令舉掌之咸所不解後正會積雪始暗地濕以木屑布地及桓溫伐蜀人

以所貯竹頭作釘裝吏無追捕之苦轉延壽為郡守置

船其絲理微密如此人後更制移居之法魏鄭渾文公為京兆以百姓移

無云云是勤稼於葬鰥獨黃霸在潁川鰥獨有死無以葬者孔

帝嗟賞曰良吏權懷恩馭人安早羅為高宗所寵見帝

帝嗟賞曰號良二千石蔣儼進蒲州刺史戶產充夥訴

儼至發隱禁姦政廉平劉德威歷綿州治尚文雅高智

史記曰

白孔六帖

七

奇州刺史其治尚文雅行部不忍杖罰徐有功為政仁先見諸生質經義及政得失不忍杖罰民服

其思更相約曰犯徐參軍不行鞭罰韓思復轉汴州司杖者斥之訖代不辱一人

寬惠韋恒初為碭山今政寬惠史民愛之天子東為政

尚仁恕陸象先為劔南按察使為政尚仁恕司馬韋抱真諫曰公當峻扑罰以示威不然民慢且無畏

答曰政在治之而已何必刑法以樹威手卒不從而蜀化長于撫民崔彥曾長政績于撫民

暴著李憲熱闕家子所歷皆以吏能顯政績暴著吏事以文雅絢飾馬植精吏事以

文雅絢飾其不事威刑而治章抗為永昌今輦輟繁要政清淨不煩抗不事威刑而治遠中丞

善政致祥尹思貞為青州刺史治州有績蓋至歲四熟黜陟使路敬潛至部嘆曰是非善政致祥乎

表言有文雅齊抗史事閑不威而治李勉滑毫節度使

為代從之勉居鎮且八年以專以慈惠為本表滋遠華州刺史專

以慈惠為本能惠養民王上下愛向吳湊為人強力儉勤所

至有惠愛王質為吏所以仁惠為治使以仁惠為治

莅凡九州皆有惠愛張萬以愛利為行張允濟仕隋為

為政在養人賈敦實咸亨初為洛州長史亦寬惠人心

威敦實喻止曰政在養人傷生過不可責文學薛珏入

多雖能不足賢也德幹為衰減卿是時詔舉堪刺史縣令者且百人延問人間疾苦吏

得失取尤通達者什二宰相欲校以文詞珏曰求良吏

不可責文學宜以上慈父李桐客累為通巴二州刺史姚  
愛人之本為心也

公美政誰與儔陪王侍御登東山詩官得其人民去

歎愁就安安循吏序太宗嘗曰朕思天下事丙夜不安

擬屏風卧興對之得才否狀輒疏之下方以吏良則法平

政成不良則王道弛爭以惠利顯開元中又錮廢酷吏

苛媿之風爭叶氣嘉生薰為太平授受之間雖不能皆

氣嘉生薰為太平垂祀三百與率性所安暗與古合李

登雖朴素無學術而視人所謂利者行之所謂害者去  
之云云政清淨居二十年田畝闕戶口日增人歌舞之

政尚仁恕

陸象先為益州都督長史政尚仁恕從蒲州刺史小吏有罪誠遣之大吏白爭以為可杖

象先曰人情大抵不相遠謂彼不曉吾言耶必責者當以汝為始大吏慙而退嘗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為

煩爾第澄其源何憂不簡邪

蒲鞭挂蒼枝

示耻無撲

蠹政除害馬傾

巢有歸禽

同上

寬不按吏

四

白三公府不按吏

丙吉為丞相今三公府不按吏後遂為常

不以賊罪鞠人

後漢袁安字幼公為河南尹政號嚴明未嘗以賊罪鞠人常稱曰凡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堅

世尹所不忍為聞者皆感激自勵

謂吏為師友

潁川太守嚴翊以孝行為官謂掾吏為師友有

過輒閉閣自責王莽徵翊翊曰吾哀穎閉閣不出韓延壽為

馮翊行縣至高陵有兄弟訟者延壽曰是馮翊政教不

至乃閉閣不出遣吏作告縣中惶懼所訟田兄弟悔過

叩頭謝罪王遂議曹王生字少卿為渤海徵入議曹

請改行王遂議曹王生字少卿為渤海徵入議曹

不可從遂不忍逆適會引入王生醉呼曰明府天子若

問何以理宜有讓遂從之上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

道之遂曰謙曹丙吉為相馭吏嘗醉揅訴斥之吉曰撫

王生教臣耳丙吉以醉飽不過吐丞相車茵耳

人以寬尚書寬而有制寬則得眾蕭曹以寬厚清淨

為天下師不嚴而治未嘗笞辱人見上寬難子產

不忍猛而寬濟猛仲尼曰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黃老汲黯長孺

學黃老之言清淨治人責蒲鞭劉寬字文饒吏人有過  
大指不苛細卧治淮陰以蒲鞭罰之以示辱也

盜進樂

鍾離意子阿為瑕丘令吏檀建者不殺盜免官  
竊盜意遣長休其父令建進樂死

曹褒叔通為國令他界盜入境吏捕得清譚王衍夷甫  
褒不殺之太守馬嚴奏褒軟弱免官為元城令

終日清譚孔縱吏侵漁韋淡徒河南尹會洛陽主簿王  
而縣務理孔縱吏侵漁鈞以賂抵死詔曰兩臺御史河

南縱吏侵漁春秋重責政寬簡高適政寬簡政目簡省  
帥其出湊曹州刺史所莊人便之

盧弘宣性寬厚正不忍按許國師為相州刺史以寬治  
目簡者人便安之部有受賂者國師不忍按其

人自愧後修以寬厚和易為治裴諝以寬厚和易  
飾更為廉士為治不鞠人以賦

清廉五

白身中清勵飲冰之節

志懷霜雪

行因儉著

名以清聞

守冰壺之潔

人且知畏

甘塵甑之貧

財無苟得

不貪為寶

子罕辭玉

苦

節清規

能潔其身

於不慙已

絜已以進

律人

弃珠

以上

交趾太守賊賜犀臣尚書鍾離意得珠玉委地不拜曰孔子忍渴於盜泉此賊穢之寶誠不敢拜上曰清哉尚

書乃更以錢賜之

珠還合浦

孟嘗為合浦守清政行先去珠悉還也

寧廉絜正直

以自清兮誰知吾之貞廉

楚詞云

壺飧從

從傳趙衰以壺飧從餒而不食言

其廉直不忌君也

不受枯魚

公儀休相魯不受枯魚恐得罪無人遺魚

廉善廉能

禮周

太宰以聽官府之六計蔽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皆以廉為



本拔園葵

公儀休相魯焚織機拔園葵嘆曰欲令農不夫工女安所售其藝乎不欲與人爭利也

受官屬送遺

漢歐陽地餘為少府戒子曰心如水謂鄭我死官屬即送遺汝慎勿受

崇曰君門如市何以禁切人主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

妻子不入官舍

何並為穎川又羊續

妻未閉門不納

子自戍

蓋寬饒次公為司隸校尉子徒步自戍北邊

自斬

後漢第五倫為

會稽太守躬自新芻養馬妻執爨論曰君子侈不僭上儉不偏下豈尊臨千里而與牧圉等庸乎未可言中道

也布被蓋尸

洛陽令董宣卒官詔遣使者臨視唯見布被蓋尸妻子對哭大參數斛車一乘帝傷

之清白遺子孫

楊震位高子孫蔬食步行故舊長者勸閉屋震曰使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

此遺之不亦厚乎 身處脂膏不能自潤

後漢孔奮為姑臧長清儉人或譏之曰奮身處

脂膏不反器王良為司徒司直妻子折轅車張堪去職

能自潤不入官舍布被瓦器布被李恂叔英為兗州以中病汲黯曰公孫弘

囊清約率下席羊皮甚多然布被似詐王吉世名清廉好車弘曰誠中弘病也遷徙不過索衣馬衣服鮮明而遷徙

去處不過索衣天下服其廉而恠畏人知胡質為徐州其奢故世傳王陽能作黃金也

歸省驅驢每舍於驢取樵見父十餘日告歸父賜絹一匹威跪曰大人清廉安得此絹質曰吾俸祿之餘後威

為徐州晉武帝問卿清何如父清對曰披絮臣不如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披絮吳隱之為

無被嘗澣衣乃披絮為太遺絲表毅多達公例嘗遺山常以蓬為屏風坐無氈席遺絲濤絲百斤濤不欲異於

時受之毅事露几受賂皆見推驗取懸魚羊續為廬江緣付吏積年塵埃并封印並如初也承有獻生魚

者續懸魚於庭後又獻之乃妻妾布裙吳蔣欽字公奕以戰功遷盪寇

將軍權嘗入其堂內丹練帳繡被妻妾布裙權歎其在

貴守約即勅御厨為母作錦被改為幔幃妻妾衣服

飲馬投錢三輔決錄安陵清者有項仲山宿樹下魏孟

公休為弘農太守清已平賦時有按行皆預勅督郵不

遣迎送探候又不欲煩吏人卒行各持一錄所在自刈

馬草不止傳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左傳季文子卒宰厄

舍露宿樹下食粟之馬君子曰相三君留犢時苗為壽春牛酌泉吳

矣而無私積可謂不忠乎生犢去日留之酌泉吳

之為廣州酌貪泉賦詩曰載土洪規罷會稽無資不欲

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今人知其清乃以數舫

載黃土又何廉也東方廉隅清白立身惟賢貞廉厲

而歸朔曰廉隅清白立身所尚貞廉厲

俗雖矯何傷當官而行以進儒有委之以貨財見利不虧其

義稱其貞白常聞於古人告以矯誣今見夫砥礪清白素

冠冕榮身水霜已清德誠不受金馬使馬如羊不入廐使

為屬國都尉烏布帳謝尚仁祖為江夏今相府以布四十疋為尚造烏布帳尚壞之以為軍士襦袴

楊秉三不惑州刺史計日受俸四知楊震遷荊州過昌

為昌邑令懷金遺震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怒卒遺其

子果後漢張磐事孔故吏歸鱗不受孤故吏歸千緡

之已能代還乘止一馬朱敬則為廬州刺史代還送車

讓不受

二乘

陸長源清白自將為汝州刺史汝州送車二乘曰  
祖罷魏州有車一乘而圖書半之吾愧不及先人

云襪被自將

蘇瓌轉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州據都會多  
名珍恠產前長史賞取巨萬瓌單身襪被

自以清節進

宋申錫以清節進疾要位者納賂餉敗風  
俗故自為近臣凡四方賄謝一不受既被

罪有司驗劾悉得所還

史咨具清

韋正貫擢嶺南節度  
使南海船賈始至大

帥必取犀象明珠上珍而售以下  
正貫既至無所取史咨其清本傳

重矯激

崔戎為華州  
刺史史以故

事置錢萬緡為刺史私用戎不取及去召史  
曰籍所置錢饗軍吾重矯激以夸後人也

廉勁辛謹  
初事

李嶧主錢穀性廉勁遇  
事不處文法皆與之合

導待不過三人  
何易于遷羅江  
令刺史裴休嘗

至其邑導待不過  
人廉約蓋資性云

三衣垢弊居一室

蕭復衡子生戚里  
嫻從豪汰以服御

與馬相夸復常衣垢弊居一室學自力搜家人所蓄犀  
非名士夙儒不與游以清操顯本傳

珍投江中李勉拜嶺南節度使西南夷船歲至纔四五  
識視苛謹勉既廉潔又不暴征明年至者乃

四十餘名歸至石門盡搜家人所蓄屏珍投江中奉身之具止

一布囊盧懷慎清儉不營產服器無金玉文綺之飾雖  
貴而妻子猶飢寒赴東都掌選奉身之具止一

布囊既屬疾宋璟盧從愿候之見敝簣單藉門不施箔  
風雨至舉蓆自障日晏設食蒸豆兩器菜數杯而已

更以紙萬番贖為受百番杜暹補婺州參軍扶滿歸吏  
以紙萬番贖之暹為受百番

眾嘆曰昔清吏受一大錢何守清勿憂不遷宋守敬為  
史清白廉

謹累歷臺省中終於絳州刺史其任龍門丞年已五十  
八矣數年而登列岳牧謂羣僚曰公輩俱守清勿憂不

遷俗云雙六無休勢余以為仕  
宦亦無休勢各宜勉之新語  
清譽儉德時所推伏承

蘭陵公蕭做清譽儉德時所推伏嘗統戎于番禺有酌  
泉投香之譽一時火賈幅湊至於長安寶貨藥肆咸豐

衍於南方之物由此人情歸美僖宗誕聖於壬午龍飛  
於癸巳星算十有二歲矣思命者德佐佑大化乃自奉

嘗卿起為相時八  
十有三居台席  
衣裳茵衽十年一易  
性節儉衣裘茵

社十年一易居處陋薄取庇風雨門當列戟以父時第  
門不忍壞乃不請堂先無扶廡弟洵稍增補之混即徹

去曰先君容馬吾等奉之常恐失墜若推比繕之則已  
安敢改作以傷儉德居重位清潔疾惡不為家人資產

自始仕至將相乘性分不可易  
李尚隱遷廣州都督及  
五馬無不終樞下  
運人或哀金以贈尚隱

曰吾自性分不可  
矜己之清  
崔俊性介潔矜己之清白  
易非畏人知也  
清視賊負者若鑿

者比肩而立

韓琬上言貞觀永徽之間清白者比肩而立

東夷傳其清德

歸宗

敬充冊立新羅使外國多齎金帛貨舉

清約守道

丁公著清

約守道為河南

第不加飾內無妾媵

鄭軍為司空清正退約位相國所居

第不加飾行止終始完潔

劉瞻為人廉約所得俸以餘濟親舊之窶困者家不留儲

無第舍四方獻饋不治產

韋抗歷職以清儉不

廉潔

無素儲

李後已致仕或諫公廉潔無素儲不為子孫謀邪後已笑曰兒曹詎餓死乎

守節清

苦

孔幾幹愈疏曰臣與孔幾同在南省為人守節清苦

珍用山積獨無所取

屈突

秦王行軍元帥長史平薛仁果時賊珍用山積諸將爭得之通獨無所取帝問曰清以奉國名定不虛持資銀



六百兩  
元德秀  
未嘗有十畝之地  
十尺之舍  
十歲之僮

以戒荒  
溫貪佞綺  
不以苞苴汙家  
章詵休日登樓見人

諸吏曰  
參軍裴寬居也  
與借來  
洗問狀  
答曰寡義不以

苞苴汙家  
適有人以鹿為餉  
敦而去  
不敢自欺  
故瘞之

引為判官  
饋餅棄垣外  
子楊場  
歷汙綏二州  
刺史姆饋人

峇其  
撤婦齋具  
裴坦性簡  
儉子娶楊  
叔女齋具多飾金

納褚遂良書  
孔若思傳有遺以  
褚遂良書者  
納一卷焉

此為多矣  
牛僧孺不受送錢  
韓公武用財  
賄賂權貴公

收賞簿  
校計出入  
所以餉中朝  
臣者皆在  
至牛僧孺  
錢徽

居穀城穀城令王郢善接僑士游客以財貸為相身沒  
饋坐是得罪觀察使樊澤視其薄獨微無有

無留賞

程昇為相身沒官第朝廷賜與輒置軍門石旌臨財

廉每朝廷賜輒置軍門范希朝遷振武節度使邊州每長帥

自取一疋縑餘悉分士伍橐駝駿馬庭中樹王義方為御史

至必效素駝駿馬雖甚廉者猶庭中樹受之以結其歡希朝一不納特賈第後數日

愛庭中樹復召主人曰此佳樹得無母撓其清欠償乎又子之錢其廉不貪類此四縣今

郭子儀軍出具縣勅麾下曰蔣沈賢令供廨中橋熟納億富有素士得蔬飯足矣毋撓其清也

直于官柳玘為嶺南節度副使廨却金幣路隋為翰林出以金幣未謝者隋却位省郎諸子至徒步趙驛履尚之曰公事而當私貶耶清鯁位省

即衣食寔乏俸單寡諸  
子至徒步人為咨美  
清吏張立素為景城縣戶曹  
建德陷景城執將殺之邑

人千餘號泣詣代曰此清吏殺  
之是無天也建德遂命釋縛  
得父清白楊謹矜父隆  
禮為戶部尚

書卒明皇訪其子可代父任者宰相以謹矜謹名皆得  
父清白帝喜擢謹矜監察御史謹餘太子舍人謹名大

事評斷帶為炷皇甫無逸嘗按部宿民家燈炷盡主人  
將績進無逸抽佩刀斷帶為炷其廉介

此類如居室不能庇風雨嗣吳王子燾歷官清白不立產  
居室不能庇風雨本傳

業李勣卒帝曰勣性廉謹不立產業還槁梅蕭做拜嶺  
今亡當無贏賞有司其厚贈卹之南節度使

南方珍賄叢夥不以入門家人病取  
槁梅於厨以和劑做知趣市還之清其身者易使盡

清者難姚琦下遷益州長史始蜀吏貪暴琦摘發之無  
所容貸后聞降璽詔慰勞因謂左右曰為二千

石清其身者易使盡清者難唯琦為兼之本傳日本遺金帛不納唯取牋一番

為書以貽其副蔣溪永泰初厯鴻臚卿嘗使日本遺金帛不納唯取牋一番為書以貽其副云

孝子餉縑歲凶家窶為受一疋韓思彥客汴州張僧孺者廬墓三十年詔表其

閭請思彥為一疋命其家曰此孝子縑不可輕用羊馬

崔從領鄜坊節度使党項市羊馬類先遺餉綾完封不

發韓思復永淳中家益窶歲飢京兆杜理者以百綾餉思復思復方併日食而餉綾完封不發真清

陸景倚為扶溝丞河南按察使畢創覆州縣殿最欲王

必得實有吏言狀曰某彊清某詐清唯景倚曰真清王

方慶遷廣州都督南海歲有崑崙舶市外區琛琲前都督路元叡冒取其貨舶酋不勝忿殺之方慶至秋

毫無以清自名崔玄暉為陵主簿盧有賢操常戒曰

史不能忠清無以戴天履政清毅宋璟歷杭相使澤潞

地故玄暉所守以清自名政清毅二州政清毅

不受幣馬伉為侍讀李抱真卒伉持節臨弔歸之帛不

高選德宗曰前使澤潞不受幣不通親友獻遺以終身

者其人清可用也遂以受伉不通親友獻遺以終身

杜暹以公清勤約自將壘臺為之自弱冠誓不通親友

獻遺以終身既卒尚書省及故吏致賻其子孝友一不

受以行所守清約王邱致仕更歷華劇而所守清約未

暹素志所守清約嘗通饋室宅童騎敵陋既老藥餌不

自給帝嘆之以謂有古人節廉儉少所欲史憲忠徙節

下制給全祿以旌潔吏本傳廉儉少所欲振武軍于是

故帥荒沓使游夾兵覘戎有良馬牛彊取之歸直十一

戎人怒因興盜掠憲忠廉儉少所欲嘗曰吾居河朔去

此三千里乃乘五健馬今守邊發不取州錢令孤楚始

吾餘奉不患無馬何忍豪市哉吾餘奉不患無馬何忍豪市哉

以州二百萬入私噉豆糜自給韋貫之補渭南尉以厚幣召不應居貧噉豆糜

自時稱廉潔盧鈞擢嶺南節度使海道商船始至異時帥府爭先往賤售其珍鈞一不取時稱廉

潔身廉不殖貲產張鎬起布衣二暮至宰相居身廉不殖貲產

壽州刺史張鎰有重名贄往見既行餉錢百萬曰請為母夫人一日賞贄不納止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之賜

盧奕拜御史中丞自懷謹與及奕三歲滿筭餘一練駕柴車去為吏清而刻於法郎餘慶平生無留

蓄楊元琰平三鎮家無產李夷簡歷三遺五百練置

生無留蓄鎮家無產

之未嘗發

陽城山東節度府聞城義者發使遺五百緡

未嘗

假官舍以居

五代程光毅雖貴不營產常蒞官則

潔已

柳玘家訓

廉不沽名

同上

寧餓死

章貫之裝均子持萬緡請謨先銘答曰吾寧餓

死豈能為是哉平生未嘗通饋遺故家無羨財

以詔書褒廉吏

五代明宗以詔書褒廉吏孫岳

等以風示天下

為政以廉聞

敬塘在陝為政以廉聞是時諸侯多不奉法鄧州陶地亳州李鄴皆

以賊汚論死明宗下詔書褒廉吏普州安崇阮洺州張萬進耀州孫岳等以諷天下而以敬塘為首五代史

未嘗改治第宅僮馬敝弱

李元紘再世宰相有清節其當國累年未嘗改治第宅僮

馬敝弱宋璟嘗嘆曰李公引宋遥之美黜劉冕之貪為國相家無留儲雖李文子之德何以加之

居官

廉雖大臣無厚蓄

盧坦為河南尉杜黃裳為尹台坦立堂下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產盡察

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積財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具不道

以歸於人黃素清正李朝隱擢大理丞武三思誣五王

裳驚其言素清正鄭愔請誅之朝隱以不經鞠實不宜輕用法忤旨貶嶺南醜地韋巨源曰朝隱素清正一日遠逐恐駭天下帝更以為聞喜今時政出權幸朝隱

洋然無避屈遷長安今宦官有治廣有清節者三人

天寶初為南海太守兼水陸都會物產瓌恠前守盧巨鱗彭景皆以贓敗故以與代之汙吏斂手中人之市舶

者亦不敢干其法遠俗為安時謂自開元後四以清毅

十年治廣有清節者宋璟李朝隱與三人而已以清毅

聞齊澣為汴州刺史地當舟車湊集事浩繁前刺史

數不稱職唯倪若水與澣以清毅聞吏民頌美廷



節無穢聲

裴矩時綱紀汨廢宇文述虞世基用事雖酌官以賄遺唯矩挺節無穢聲世頗稱之

貪泉庸易吾性

馮立受廣州都督前日牧守苛肆為蠻夷患故數叛立至不事家產衣食弗求

羸嘗見貪泉曰此豈隱之所酌邪吾雖日汲益以廉平庸易吾性哉遂極飲去在職不三年有惠愛

自勵

郭延魯父饒為沁州刺史者九年為政有惠愛州人思之延魯以功累遷復州刺史延魯嘆曰吾先

君為沁州者九年民到于今思之吾今幸得為刺史其敢忘吾先君之志由是益以廉平自勵民甚賴之五代

率以家貲求刺史循廉之吏如延魯之徒誠難得而可

貴

自莊宗以來功臣大將輩或不幸而死則其子若孫率以家貲求刺史其物多者得大州善地蓋自天子

皆以賄賂為事矣則為其民者其何以堪之哉於此大之時循廉之吏如延魯之徒者誠難得而可貴也哉

功不得聯職

貞觀中制大功不得聯職賈敦頤為瀛州刺史弟敦實為饒陽令以其兄弟皆廉謹

許同

受酒一盃

李素立為幹海都護夫人感其惠率馬牛以饋素立素立惟受其酒一盃餘悉

還之

在職清潔

賈敦頤為滄州刺史在職清潔每入朝盡室而行唯弊車一乘羸馬數匹羈勒

有闕以繩為之見者

清白箴

許國師為相州刺史部有受賕賜清白箴

貪濁

六

事具刑部賊贖門注

白政以賄成

賄賂公行

貪以敗官

為墨

作法

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

子產作丘賦國人謗之渾罕曰

君子坐 賤行受賂

張武為郎中令受賂

陶朱公仲文帝賜錢以愧其心 行賂

男殺人於

楚朱公使長子以**苟得** **貪泉**見上 **今自為計**薛宣字百金賂莊子以免

馮翊謝陵令楊湛為櫟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進宣得其罪贓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意乃手自牒書條其贓與湛

令湛自圖進退湛即時解印欲為記謝宣而去謝游恃名儒輕宣宣獨移書顯責之遊得換亦解印而去**賜**

**錢**皇甫嵩義真為冀州牧吏有罪**不罪**吳祐季英為膠受賂嵩更賜錢懷慙或至自殺**不罪**東相奢夫孫性

受贓布衣與父父曰君如此何忍欺促歸**貪利而無厭**罪祐曰觀過知仁使歸其父還以衣賜之

子取子求不汝疵瑕**謂楚文王**汙吏孔納賂同崔泥與鄭惜

遺銓品**裒甄財貴**杜兼擢河南尹裒甄財**毫而貪**韋綬無序

南西道節度使入辭請門戟十二以行又乞賜錫錢**吏**二百萬官子元弼太常丞帝以舊恩許之綬毫而貪

受嫌裴矩遣民部尚書太宗即位疾貪吏欲痛懲艾之

受賕死固所宜陛下以罪帝悅冒沒于財李夷簡京北尹楊

南觀察使冒沒于財夷簡為屬刺史不為憑誅斂崔寧

都尹寧見蜀地險饒於財而朝廷不甚有紀乃痛誅

斂使弟寬居京師以賂厚謝權貴驟擢御史中丞貪

沓苟得嚴礪為山南節度使在位猥屑相稽王縉性貪

尼姘納財賄猥冒猥無廉槩楊漢公治荆南有貪賊宣

奏漢公冒猥無廉槩不可處近輔同州刺史鄭裔綽

下為人子孫當精擇守長付之漢公既以墨敗容可舉

劇部私貪人球餉狼藉宋之問中宗將用為中書舍人

帝惠見顏間球餉狼藉太平公主發其知貢舉時賂餉

狼聚斂固寵劉黃策貪臣討石國高仙芝為人貪破石

金玉五六素駝良馬寶之清白名杜淹始典二職貴重於

世當巨匱裁竅王任當其黨威門皆若涕羹而任尤通天

不可出則通饋謝杜黃裳然除吏不甚別鬻官射利李

性資貪吝既藉權寵專鬻賂帝親近實參淄青李納厚

賂帝親近為間故冒進忘廉盧懷慎曰比州牧上佐兩

即遷曾不論以課最使未遷者傾耳以聽企踵徇貨扃

賞又曰竊見內外官有昧餉狼藉剝蒸人雖坐奢肆

不法

且路嚴進尚書左僕射嚴顧天子荒閣

遺明珠文犀

金寶

數遺和明珠文犀金寶故和富埒王者

以貪冒聞

長孫順德俄以受賕為有司劾發帝曰順德元勳外戚爵隆位厚至矣何至以貪冒聞乎因賜帛數十媿切之

貪暴

陳子昂解官縣今段簡貪暴聞其富欲害子昂家納錢二十萬緡簡薄其賂捕送獄中子昂之見

捕自盜卦成驚曰天命不

冒于權利

宗楚

坐貪贓

江夏

道宗授鄂州刺史久之生貪贓帝聞怒曰朕提四海之

雷士馬若林如使轍跡環天下游觀不度采絕域之玩

海表之珍顧不得耶特以勞民自樂不為也人心無藝當以誼制之今道宗已王廩賜多而貪不止顧不鄙哉乃免官削封索謝錢七十萬李義府名長孫延謂曰吾戶以王就第索謝錢七十萬為子得一官居五日延拜

司津監索謝錢七十萬楊  
行賴白其賦詔訊按有狀  
居上無清惠之政而有饕餮

之害

劉資

去貪臣聚斂之政

同上

易蠻金

南蠻傳五年南  
詔曰掠萬州明

年復未攻會刺史喻士珍貪獮陰掠兩林東蠻口縛責  
之以易蠻金故開門降南詔盡殺戍卒而士珍遂臣于

多私所聘

許敬宗饗沓遂以女嫁蠻酋馮蓋子谿壑  
多私所聘有司劾奏下除鄭州刺史

之欲惟賄是利

李義府既主選無品鑿才而谿壑之衰  
利惟賄是利不復銓判人人咨訟

積無厭

南蠻傳李師望治邛州衰  
積無厭私賄以百萬計

當給者無賄而不支

應徵者受賕而縱免

陸贄論裴延齡姦蠹書延齡以國  
家大計委於胥吏末流當給者無

賄而不支應徵者受賕而縱免紀綱以受餉見疵  
大壞貨賂公行苟操利權實竊邦柄子貢曰

孔門高弟而貨殖韓安國漢名獻橐裝之半蘇逢吉同

宰而資貪黃裳亦以受餉見疵平章事前

客者使王筠自晉未使楚至還逢吉意筠得楚王重賂遣人求之許以一州筠怏怏以其索裝之半獻之而不

得州五代史漢臣傳**吏有犯賊輒寘之死**明宗史有犯賊輒寘貨

**賄上行則賞罰之柄失**貪求下布則廉耻之道衰何者善惡不分功過無辨以貨賄之

多少為課績之重輕守道闕供或時效怨招累求得當欲可以釋罪賞榮忍行刻剝者見謂公忠巧飾玩好者

獲稱才智**晉世惟貴於錢神漢台不慙於銅臭**贊皇公陸贄奏議

昔秦得金策謂之天醉豈天之常醉哉故晉世唯貴於錢神漢台不慙於銅臭謂子文無兼日之積願生樂一

休相以披葵皆為薄命之人矣公然白日受賄賂火齊



堆金盤元臣故老不敢信問通結於關節交私匪止於語畫卧涕泣何汎瀾韓

苞苴

陸贄奏議近者度支小吏屢為府縣所繩鞠其姦贓無不狼藉信問通結於關節交私匪止於苞苴

戚福潛移乃至於是市權鬻官謗者謹誨蘇逢吉尤納職司失序固亦可知貨賂市權鬻

官詢者謹詳

### 公政七

白守政至公

未嘗至於偃之室

子游曰有滌臺滅明者非公事未嘗至於

偃之室

不賞私勞

不伐私怨

中立不倚

我心匪石

不可不曰

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語

抱公絕私

尹翁歸

不受謝

漢張安世嘗有薦士來謝又受私謝拜官公庭安世大恨之而不為通

謝恩私不可干以私尹翁歸拜東海太守辭廷尉于定室也

人今生後堂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朱邑亦不可交以邑子既去曰此賢不可干以私也

私 祁奚舉解狐其又後漢橋玄與陳琳為廷尉不謝恩

祁奚請免叔向叔向既免不謝又繫獄尚書霍揖理出祁奚亦不見叔向明為公也

之候揖而不謝人問之免雖後漢蓋勳初為漢陽長史滂引叔向祁奚之言也

正和按致之涼州刺史梁鸞畏貴戚欲殺正和乃語勳素與正和有隙諫鸞曰貪鷹欲鷙而烹之何哉鸞從

之不殺正和正和詣勳不見曰不伐功魏陳羣言劉冀吾為梁使君謀不為蘇正和

於太祖太祖敬

之冀德厚厚曰議刑為國非為私且明立身有本末

孫

資劉放閣之大臣莫不交好唯辛毗不與通毗之子敞

諫毗云云毗正色曰主上雖未聽亦不為閣劣吾立身

有本末資放不過不令心似秤蜀諸葛亮曰吾心似不

我作三公何危害之有心似秤蜀諸葛亮曰吾心似不

怨蜀李嚴與諸葛亮皆大臣後嚴運糧不繼矯命令邊

迴軍亮歸免嚴為民及亮卒嚴嘔血而死以亮在尚

有補過復位之望也論者以管仲奪伯氏投書太守有

駢邑三百沒齒無怨言亮之公正過之也

人囑書投面折官長

汝南太守歐陽欽臨饗衆出教曰

之於水

西郡督郵繇延資性忠貞云云欲

顯延于朝功曹郗暉字君章於下坐愀然曰司不恨刻

正舉航案延資性貪邪云云敢拜奉航欽大慙

已蜀郡太守因計吏賂遺曹騰益州刺史种暠於斜谷

得其書奏太守并刻騰帝寢之無恨忽稱暠為能吏

不發私書

鄧都為濟南守

荆人遺弓不索曰荆人得之何求焉

孔子曰去荆可也老聃聞曰去人可也故老聃則至公矣

陳泰字玄伯為并州

京邑責人

寄貨因秦市奴婢秦不發書及徵志還之也

陳蕃字仲舉為安樂守

梁冀遣人齎書

有請託不通使者以詐為謁蕃答殺之左遷修武令

王獨坐

漢王閔選公少為小吏慷慨有大節遷冀

部冀人彊悍又多豪傑閑欲厲威乘傳到州彈治貪濁性廉克不發私書不交豪族賓生號王獨坐後漢

蘇章字孺文

遼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按其賊賄太守設酒陳平生意甚喜曰人皆

有一天我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按事公方也

孔振弊拈私

畢隆擇按察劔南振弊拈私號為清嚴

官人奪民田卒與民直

張仲方補全州刺史

官人奪民田仲方三  
私事不敢白封倫楊素舉為行軍

事倫墜水免易衣以見訖不言久素乃問未嘗引用親

其故謝曰私事也所不敢白素異其為人

黨竇易直以公潔自喜方弗以私害公敬晦隱然持重

李朝隱遷長安令成安公主奪民園不酬直朝隱取主

子舅趙常奴怙勢橫閭里朝隱曰封常清為仙芝節度

此不絕不可為政執而榜辱之

家事於即將鄭德詮其乳母子也威動軍中常清始責

易之走馬突常清騎士去常清命左右引德詮至廷中

門輒閉因離席曰吾起細微中丞公過聽以主留事即

將安得無禮因叱曰須暫假即將死以肅吾軍因杖死

而面仆地曳出之仙芝妻及乳母哭門外救請不能得

遽以狀白仙芝驚及見常清憚其公不敢讓常清亦不

謝不屈勢倖王徹擢京兆尹官要家爭遣人治弟侵冒齊民訟訴滿前徹不屈勢倖一平以法

蕭廩遷京兆尹田今致養子有罪繫獄請救踵廩不納杖殺之內外畏警公事公

言宋璟張易之等就獄俄詔原之勅二張詣璟謝璟不見曰公事公言之若私見法無私也盧奐元

初為南海太守南海兼水陸都會物產袁滋為侍御史

刑部大理覆罪人失其平憚滋我所守者公法徐有功

少卿與皇甫文備同按獄誣有功縱造黨久之文備生事下獄有功出之或曰彼嘗陷君於死今生之何也對

曰爾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不可以私害公嘗謂所親曰大理人命所繫不可阿旨詭辭以求苟免故有

功為獄常持平小選褚翔啓小選公清不盡公不顧私

守正全活甚眾小選為請屬易意號為平

蘇頌宋璟嘗曰吾與蘇氏父子同為宰相僕射長厚自是國器若獻可替否盡公不顧私則今丞相為過之

楊綰造之者欲干以私聞其言必內愧以止

### 吏久從政八

白漢為吏長子孫因以為氏

倉氏庾氏是也

三載考績

唐虞三載考績

欲使吏安其任民服習其化而無苟且之政

### 安全長吏

黃霸為潁川太守務在成就安全長吏不

欲易代日數易吏迎新送故之費及姦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損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

賢或不如此故益為亂也注云吏因緣交代之際匿簿書盜財物也

### 增秩賜金

漢宣吏有政績者不

即移易就增秩賜金欲使人安其化故人皆勵精為理百姓安富也

### 職滿乃得辟

後漢左雄奏鄉

部清人之吏清白從者寬其資竿增其祿秩吏職滿歲  
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則送迎之役損宦豎用權不

省孔盧懷慎曰

人知吏之不久不率其教吏知遷之不  
遷不究其力踰處爵位以養資望此國

病也漢宣綜覈名實黃霸良二千石也加秩賜金就旌  
其能終不肯遷故古之為吏至長子孫臣請都督刺史

上佐畿令任未四考不得遷若治有尤異或加賜  
車裘祿秩降使臨問蠶書慰勉須公卿闕則擢之馬周

曰伏見宗室功臣悉就藩國遂貽子孫世守其故竊惟  
陛下之意誠愛之重之欲其裔緒承守與國無疆也

臣謂必如詔書者陛下宜思所以  
安存之富貴之何必使世官也  
出入八年韋綬為翰

入直踰月不得休以老母屢丐解職每  
請帝輒不悅出入八年而性謹畏甚  
劉祥道陳六事

五曰唐虞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二漢用人亦久其職今  
任官率四考罷官知秩滿則懷去就民知遷徙則



苟且以去就之官臨苟且之民欲移風振俗烏可以便  
得手諸四考進階八考聽選以息迎新送故之弊以便

柔遜愿中帝意乃留八年

崔損建中後宰相無久任者  
損以便柔遜愿中帝意乃留

八年帝亦知公議病  
其持祿然其過彌涯卒不易所職王播所署史苟無大  
罪以歲勞增秩而已

卒不易所職刺史非三載以上不可徙劉知幾雖久次者不得

逾四載雖速遷者亦待及於三年此先刺史縣令遠者

三歲孫樵書褒成驛號天下第一而蕪荒不治驛吏曰  
賓客暮至朝去享有顧惜心耶有老叟笑於傍曰

舉今州縣皆然也且刺史縣令遠者三歲再更故州縣  
之政首有不利於民可以出意革去者其在刺史則曰

我即去矣何用如此當愁醉釀當飢飽鮮  
囊帛遺金笑與秩終嗚呼州縣者真驛也

安人得人心 九

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 易安人則惠黎民懷之 書人心

惟危危則難交還定安集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未還定安集之曰唯此

哲人謂保氏周禮保氏以道安人保安也教安司徒以十二教以俗

土地所保習以保息六養以紓吾民視民如傷傳按

堵漢高入關吏人按堵如故嚴教吏謹待遇無令其失職業宣詔二千石

老者安之論願為僵仆漢趙廣漢以和顏接士待遇慤發於至誠吏皆無隱願為僵

仆無所避也老小扶車轂韓延壽弃市吏人數千送至渭城老小扶車轂奉酒為延壽不忍逆

人人為飲使掾吏  
分謝莫不流涕  
守闕號泣  
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人

京兆死使得  
衛卒請留  
蓋寬饒左遷衛司馬躬行士卒

代衛卒數千皆叩頭自請復留共卒  
一年以報寬饒厚德以是顯名也  
借寇寇恂子翼為

欲從世祖還河內人遮道  
安作廉范叔度為蜀郡先時

更相隱蔽燒者相屬范至不令禁火但嚴水備百姓安  
富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人安堵平生無襦今

五徵租不當免  
倪寬為內史收租稅時裁闕狹與民相

當免恐失之大家車牛  
遮使者車  
侯霸君房為臨淮大

車乞留相戒乳婦不  
孔復見太平官府  
姜蓐撫邊俗以

舉子曰侯君去必死  
恩信盜賊哀止

人喜曰不意復見太平官府

撫和戎落得其歡心

狄仁傑出為寧州刺史撫和戎落得

其歡心郡人稱有恩

裴子餘遷冀州刺史治稱流聞

嚴綬尚寬忠

人人喜悅

今孤楚遷宣武節度使汴軍以

治士偷于安無革心楚至解去酷烈

安西酋長務面哭

送郭元振為涼州都督睿宗立召為太

壺漿歡迎

門關去涼州猶八百里城中爭

欲粟賤追李峴

太守峴為政得人心時京師未湧貴

民擁留于道

州刺史徙充海沂密觀察使民擁留于道不得行乃休

傅舍民至抱持取其鞞時詔使尚在民泣詣使請白天

子巧我運使許諾我恚責其下衆曰留公而天子怒不  
過斬吾二三老人則公不去矣戎夜單騎亡去民追不  
及乃止人聞其至歡迎王起子龜式徙浙東觀察使初  
本傳

之耆老叩閭願留崔彥昭繇河陽節度使徙河東先是  
沙陀諸部多犯法彥昭撫循有威惠

三年境內大治耆老叩閭願留詔可五代郭延魯嘆曰吾先君為沁  
州九年民到于今思之吾今幸得為刺史其敢忘先君

之志由是益以廉平自勵民甚賴之秩滿州人乞留不  
許皆開元遺事姚崇牧荊州代還日吏民泣

遮道截鐙留鞭擁馬首遮道不使去所乘之馬鞭鐙民

皆截留之朝廷加獎其有脚陽春宋璟檢校俱州刺史歷

所至有惠政人號有送者千數裴守真累成州刺史政  
脚陽春天寶遺事

徙寧州送者千吏民懷愛裴懷古徙并州所至吏民懷愛名羽林將軍未至官還為

并州人知其還携扶老稚出迎使人驅迎者還而來者愈衆得人心類如此

遺愛 十 生祠 配社附

白樂武子之德在人如周人之思召公愛其甘棠況其

子乎傳前有名父後有杜母後漢杜詩為南陽守人懷之前漢召信臣為南陽亦

有遺愛人歌 悒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人

之曰云云 劉陶為順陽長病蜀諸葛侯蜀諸葛侯瞻亮之子也蜀

免人歌之曰云云 善政雖非瞻建百姓相告曰諸葬桐鄉朱邑為桐鄉人

葛侯所為以是美名過其實也

後遼大司農囑其子曰我死必葬桐鄉桐鄉人  
愛我子孫奉嘗不如桐鄉死後葬桐鄉果立祠  
去官不

受遺

後漢劉寵為會稽守徵入山中有五六老叟人齋  
百錢送寵曰他時吏發求人問至夜不絕狗吠竟

夕自明府下車狗不夜吠垂老遇明聖聞  
當去故自扶奉送寵為取一大錢受之  
斂馬牛追送

後漢孔奮君魚為始臧長被徵吏人相謂曰孔君清廉  
宜報德相率賦斂牛馬器物千萬追送數百里奮謝之

無所  
受  
生祠于定國字曼倩  
于公為縣獄吏決獄  
白馬從

事  
後漢鄭衆為廬江從事以單馬警  
降嵩山人為立祠號曰白馬從事  
張奐為武威任延

為九真  
並立  
生祠  
晉杜軫  
為池陽令為雍州十一  
陸機為浚

儀令弟義為廣都長  
並立  
生祠  
荀勗  
為安陽令有  
石相祠  
石

為齊相齊國慕其家行不言  
而齊國大治齊為立齊相祠  
配社藥公社 漢藥布為

問為立社號  
曰樂公社 配食縣社 後漢甄子然至孝早卒北海相  
孔融恨不及見之令配食縣社

神父 宋登字叔陽為汝陰令政教明能號稱神父遷  
穎州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汝陰人配社祠之圖

畫 晉陸雲為浚儀令去官百姓  
追思之圖畫形象配食縣社 孔古遺愛 年卒潘肅聞

之泣然曰 苗晉卿 寬厚所至以惠化稱魏  
古遺愛也 人為營生祠立石頌美 呂謹 為荊州

以來處方面數十人謹最有名荆人生 徐申 為韶州刺  
創房祠及沒吏哀錢十萬徙祠府西 史民詣觀

察使以其有功于人請為生  
祠中固避觀察使以狀聞 李綰 為栢人今有仁 狄仁

傑 貶彭澤令邑 魏氏復為立祠 仁傑為魏州刺史民來  
人為置生祠 愛仰之復為立祠



填以梁崇義為節度使代填郭震治涼五歲河西立遺

愛頌宋璟廣人為璟立遺愛頌璟上言頌所以傳德載

成諛詭者欲整正之肥鄉民酒食迎犒有小兒亦在中

章景駿歷肥鄉令後為趙州長史道出肥鄉民喜爭奉

酒食迎犒有小兒亦在中景駿曰方兒曹未生而吾去

邑非有舊恩何故來對曰耆老為我言學廬館舍傷郵

皆公所居意公為古人今幸親見所以來景駿為留終

日帝為製遺愛碑于蜀崔圓兼劍南節度使肅宗立命

遺愛碑于袁滋徙義成節度使居七韋丹大和中裴誼

蜀以寵之年百姓立祠祀祭長老守闕頌遺愛長孫操為人指樹而

懷之

吳湊為京兆尹官街樹缺所司植榆以補之湊曰

人指樹而懷之舊史

教化十一

白觀民設教

易

德博而化

易

爾惟風下民惟草

書

草上

之風必偃

語

違上所命從厥攸好

言人

不從上也

命

政由

俗革

道

升降格其非心

風

以動之教以化之

詩

序汝墳道

化行也

文王

之化行于汝墳之國

翩彼飛鴉集于泮林食我桑椹懷

我好音

注鴉

改音喻惡人從化

敬敷

五教

司徒掌十二教

教民

以

則人知足以俗脩其教不易其俗禮教官之屬大司徒化

民成俗其必由學禮入其國其教可知禮成人有兄死

不為纁子臯為宰乃為纁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

信則民莫敬敬勸學衛文公楚俗好庠車史孫叔敖為相

馬欲下今使馬相曰今數下民不知所從臣請問里使

高相來車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數歲民

悉高其車此風俗移人漢刑性相近習相遠言人同秉

不累月公孫弘曰虎豹馬牛禽獸不可制也及教訓服

不累月銷金石者不累日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昔年而變臣弘尚竊遲之也為陳

和睦之義

賴川多豪彊難治趙廣漢患其俗朋黨乃構會吏人令相告許由是為俗人多讎怨及韓

延壽為賴川欲改更之示以禮讓乃召郡中長老鄉里所信者數十人設酒對訟以諶俗為陳和睦親愛銷除

怨咎之路長老以為便可施行及閑閣思過

延壽後為馮翊今有

兄弟訟田延壽曰是教化不行遂閑閣思過問田者疑鉗謝罪以田相移

陳元不孝

仇覽一名香字

季智為蒲亭長民陳元母告元不孝覽驚曰吾近過舍廬整頓此非惡人當是教化未至母守寡養孤何肆意

一朝欲致此子于不義母聞感悔涕泣而去覽乃親到元家與母子飲因為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卒成

孝乞詣廷尉許荆為桂陽守行春到萊陽民有蔣均兄弟爭財荆乃對之歎曰教化不行罪在太

守乃上書陳狀乞詣廷尉兄弟感悔求受罪省俸助婚任延為九真守駱越

適對匹延移書令男年三十至五十五女年十五至三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者長史已下省奉賑助之是歲穀

稼豐衍生子縣官不可入劉矩為雍丘令以禮讓化人始知種姓矣有爭訟者矩提耳告之以忿

悉可忍縣官不方民用丕變書爾之教矣民胥道之以德效矣

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刑民免而無耻以化馳如神四

誠秦懿伯為山陽守以禮教人為說四誠以定鬻羔豚

者不飾賈路不拾遺政之孔子與聞答訟主田叔為魯相初到民訟主

取財物叔答之曰主非爾主先訓魏霸奇卿為鉅鹿掾邪主聞之大慙而還財也更有過先訓之不

乃罷之或稱他吏之長借牛魯恭仲康為中年今亭長

再三不從恭欲解印吏受米肉卓茂子康為密今人

曰遺人之情也不和解吳祐為膠東相有訟者身諦思

杜畿伯侯為河東守有訟者為陳姦吏復職高柔文惠

吏聞名引去止訟上劉恢真長為丹陽尹時百姓頗有

也上雖不君下不自刻責韓延壽接待下吏約誓明著

悔又延壽為潁川人家嫁娶祭禮使又潁川人感延

馬下里偽物者劉饒以蒲鞭示耻平化侯王莽太傅

皆弃之市道

男女不異路下車以楮使常以文雅粉孔以文雅粉澤負半千不顯任

澤故所至兄弟相訟飲以乳韓思彥巡察劍南益州高

禮化大行兄弟相訟飲以乳韓思彥巡察劍南益州高

彥教厨宰飲以乳二人寤齧肩相泣曰吾乃夷獠開陳

不識孝義公將以兄弟共乳而生邪乃請輟訟開陳

經書王義方賤吉安丞吉安介蠻夷梗悍不馴義方名

登降臨立敦勸生徒韋弘機顯慶中為檀州刺史以邊人

孔子七十二子漢晉名儒像磨治洗汰馬總吳元濟禽自為贊敦勸生徒

後蔡人習偽惡相掉計獷戾有夷貉風總政化清明願為設教令明賞罰磨治洗汰其俗一變

明肅宗拜衆明郡令政化母子相訟授孝經韋景駿為清明誅宿盜人情翕然

母子相訟者景駿曰今少不天常自痛爾幸有親而忘孝耶教之不孚令之罪也因嗚咽流涕付授孝經使習

大義於是母子感悟  
**立學官講誦**  
曹華請治充許之自  
請自新遂為孝子  
李正己盜齊魯俗益

汗驚筆下今日郇魯禮義鄉不可忘本乃身見儒士春  
秋祀孔子祠立學官講誦斥家貲佐贍給人乃知教成

就諸朝**仁化大行**  
章丹為容州刺史教民耕織止情  
仕諸朝**仁化大行**  
游興學校教種茶麥仁化大行  
俗

**為之改**  
席豫南方俗死不葬暴骨  
中野豫教埋斂俗為之改  
**風俗翕然為變**  
廉進

益州大都督府長史蜀人畏鬼而惡疾雖父母病皆委  
去望舍投解哺之昆弟不相假財士廉為設條教辨告

督勵風俗**著諭蒙書**  
馮伉投醴泉今縣多冤猾數犯法  
翕然為變  
伉為著諭蒙書十四篇大抵勸之

務農進學而教以忠孝  
鄉鄉授之使轉相教督  
**用儒術教其俗**  
馬總





白孔六帖卷四十